2537
6-2

門 日仁2
號 2537
卷 6-2

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彙纂

僖公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周惠王二十四年杞成公查無所考宋桓公十八年元年陳宣公三十三年齊桓公二十七年秦穆公元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

癸亥二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晉大夫屈地名產良馬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于虞故荀息請以玉馬而借虞道焉○屈求勿反乘去聲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府庫也謂雖以玉馬與虞公吾復滅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庫之玉馬而寄之外庫也公曰宮之奇存焉。言虞有忠臣宮之奇者必諫其君使不受吾玉馬也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兼性懦弱不能強力以諫其君○懦奴卧反又乃亂

明講伐虢其實欲併取虞

反且少長於君。況宮之奇少時虞公養之以至長成。少去聲長上聲　君暱之。虞公親而狎之暱○　暱女雖諫將不聽。雖使強諫亦不見聽　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公從其言乃使荀息以玉馬往　冀爲不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甘言悅虞公故托言冀國伐虞之爲不道入自顚軨。顚軨地名虞之境也言冀之伐虞從顚軨而入○軨音零　伐鄭三門。鄭虞邑名言冀伐虞至鄭而攻其三門○鄭音　冀之既病。言虞報伐冀使冀受病苦　則亦唯君故。以虞公能報伐故也言此以示晉未能報虢之意　今虢爲不道。今虢之伐晉其爲不道亦猶冀也　保于逆旅。言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伺候寇掠　以侵敝邑之南鄙。時以侵伐晉南方之邊邑　敢請假道。假道于虞請問虢國云晉以何罪而見伐也　虞公許之。許假之道　且請先伐虢。且請不俟晉兵先往伐虢益喜　得玉馬之賂。宮之奇果不聽。虞公果不聽之　遂起師。虞遂興師將以伐虢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不信虞故遣二大夫主兵　滅下陽。下陽虢邑名

呂東萊云息以璧馬覆虞虢如反掌世皆智之以吾觀之未得爲智也璧馬復主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譖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

晉卜偃論虢僖公二年

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名公伐戎敗之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言虢有必亡之兆　亡下陽不懼。下陽爲晉所滅而不知畏懼也　而又有功。又敗戎而有功　是天奪之鑒。鑒鏡也言天奪虢公之鑒無以照見吉凶　而益其疾也。恃勝而驕是天增益其疾病也　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此愈輕易晉國而不撫愛其國之民也○易去聲　不可以五稔。稔年穀熟也言虢之亡不過五年爲下五年　晉滅虢張本

湯睡菴云亡下陽即亡虢之漸也況易晉而不撫其民何以使民爲我禦侮哉利令智昏信然

乙丑四年

楚使對齊師僖公四年

伯諸侯繼亦蓄矣獨楚恃強不服且屢伐蔡者所以治其黨也桓公先伐蔡楚黨也故桓公治其黨不克于楚而乃侵蔡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楚獨恃強不服且屢伐鄭欲與齊爭伯長蔡楚黨也桓公先伐蔡以治其黨也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傳例曰有鐘鼓曰伐由蔡而遂伐楚者出其不意也**蔡潰。遂伐楚。**楚成王使人與齊國之師言曰**君處北海。**言齊國居北海**寡人處南海。**謂齊楚相去之遠也**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馬牛風逸**不虞君之涉吾地也。**虞度也言不意**何故。**謂以何事見伐**管仲對曰。**桓公使管仲答楚使**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召康公周太保召公奭也太公呂望齊始封之君也故稱曰先君○召音邵下同**五侯九伯。**

五等諸侯九州伯長。女實征之。言諸侯有罪女太公爲伯得以征討之○女音汝**以夾輔周室。**命齊率諸侯以夾持輔佐我周王室**賜我先君履。**又賜所踐履之境界**東至于海。**所賜境則至于海**西至于河。**所賜西境則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其南境則至于穆陵之地**北至于無棣。**此以下管仲責楚之辭包裹東也其北境則至于無棣之地**爾貢包茅不入。**此以下責楚貢荊州貢菁茅今楚國于荊州而不共王祭不共。**天子祭祀必用菁茅以縮酒楚不共也○共皆恭**無以縮酒。**祭祀用茅以縮酒也楚不供職貢故無可用○縮音東**寡人是徵。**徵亦問也齊君問楚以何故不貢包茅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也南巡守渡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齊君問楚以昭王何故不復也**對曰。**貢之不入。**楚答言所以不貢包茅者**寡君之罪也。**則敢辭其罪也**敢不共給。**豈敢不共給以備王祭之用也**昭王之不復。**昭王巡守而不復國者**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溺死非我之罪

周介生曰聲楚僭王罪之大者也包茅不貢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以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必責也豈懵乎哉吁此其所以爲伯者師也

屈完使齊僖公四年

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也楚子請盟故使往齊師觀其強弱**師退。**屈完請退故齊師退**次于召陵。**召陵楚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完來觀師桓公與之乘車而觀齊

侯曰豈不穀是爲。不穀是諸侯謙稱桓公以前從非爲我也先君之好是繼。乃是尋我先君之好桓公以前諸侯與齊交接故如此與不穀同好如何。不知女楚君肯與我齊君好否對曰。與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也言齊君惠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徼古堯反辱收寡君。不以辱故肯收楚君寡君之願也。此固我楚君之所願也齊侯曰以此諸侯之兵誰能禦之。言必勝之無堅敵也以此攻城以此諸侯之兵何城不克言必破之無堅城也而用之以攻城而用之以戰鬬何城不克言無堅城也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以德安諸侯誰敢不服則無敢不服者君若以力。齊君若但以力制諸侯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有漢江之水可用爲池則我楚國有方城之山可用以爲城雖諸侯兵衆不能攻我城邑也屈完及諸侯盟。於是齊侯與屈完盟于召陵而退衆無所用之。項水心曰兵家以曲直爲老壯實出無名事乃不成桓公以寢席之戲滅蔡兵出何名又欲伐楚以掩其慾宜其辭語牽强而屈于理之對

晉侯殺世子申生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此事傳在莊公二十八年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獻公欲立驪姬故捨卜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言筮之數短龜之象長卜人欲公從卜故不如從長且其繇曰。況其卜兆之辭有曰。繇音由專之渝。專所美謂申生及二公子也言公心先有渝變也。渝變驪姬必將改變其心也攘公之渝。攘除也渝美也言公心既變則驪姬必能除公所美也。渝羊有反一薰一猶。薰香草也謂申生之徒猶臭草也謂驪姬之黨。薰音十年尚猶有臭。雖積十年之久而善不勝惡猶香氣消滅而臭氣獨存也必不可。言驪姬必不可立弗聽。不從卜人之言立之。卒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見莊公二十八年。娣音弟及將立奚齊。驪姬嬖故欲立其子既與中大夫成謀。申大夫羞謂里克也驪姬所懼者里克而已今里克既有中立之語則是成其謀者里克也事見國語姬謂大子曰。驪姬謂申生曰。大音太君夢齊姜齊姜申生之母也詐言獻公夢齊姜來求祭必速祭之。女可速具酒食祭之大子祭

欲申生被害本末詳盡中間巧詐之術剔括無遺

于曲沃。時申生居曲沃故就其宮祭之歸胙于公。歸獻公以所祭之酒食○胙才故反 公田。時獻公適出田 姬寘諸宮六日。驪姬以胙肉置之于酒食自外來者不試故令公祭酒于地地墳。毒酒至地墳起 公至。田獵而歸 毒而獻之。驪姬以毒之宮中凡六日 獵置之于酒食自外來者不試故令公祭酒于地地墳起 公祭之地 驪姬謂酒肉而獻于公 地墳。毒酒至地墳起 公祭之地 驪姬謂酒肉而獻于公 大子奔新城。新城即曲沃也 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爲傅無狀故殺之 或謂大子。或人教申生 曰 臣亦斃。言申生置毒酒經宿輒壞豈有可留六毒而死 姬泣曰。驪姬佯泣而訴賊由大子。譖言申生置毒以害獻公 大子奔

折裂○墳與犬。以其肉與犬食之犬斃毒而死 與小臣。復以酒肉與小臣飲食之 小臣亦斃。小臣亦中其毒而死 姬泣曰。驪姬佯泣而訴賊由大子。譖言申生置毒以害獻公 大子奔

新城。新城即曲沃也 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爲傅無狀故殺之 或謂大子。或人教申 曰 君必辯焉。言毒酒經宿輒壞豈有可留六日之理以此自明則獻公必察 大子曰 君非姬氏。申生不肯自明答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 其無罪也。獻公不能捨驪姬也 大子曰 君非姬氏。申生不肯自明答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 居不安。言公無姬氏則所居不安 食不飽。言公無姬氏則食亦不飽 我辭。設使我自明其無罪 姬必有罪。獻公幸而察之則必殺驪姬也 君老矣。獻公年已老矣 吾又不樂。使君因殺姬氏而居不安食不飽則吾又不樂也○樂音洛 曰 子其行乎。或人又曰如此則何不出奔也 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言獻公不知我實無罪而信姬氏之讒謂我欲弒也 被此名也以出。使我枉被此惡名以出 人誰納我。雖出奔而必不見容 十二月縊于新城。申生自經而死 姬遂譖二公子。驪姬既譖殺申生○因欲併除重耳 夷吾曰皆知之。言二公子與申生同謀毒害 重耳奔蒲。蒲邑重耳所居 夷吾奔屈。屈邑夷吾

生同時二公皆在朝被驪姬之譖各奔歸所居之邑也○屈久勿反

按檀弓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之志于公平世子曰不可吾苟欲盡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無父之國哉使人辭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雖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而卒

士蔿築城不慎。僖公五年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爲重耳築蒲爲夷吾築屈事在莊公二十八年○蔿于委反 築城不慎。築城不固 寘薪焉。多置薪于城而築之 夷吾訴之。訴士蔿築城不謹固也 公使讓之。獻公使人責士蔿也 士蔿稽首而對曰。稽首者頭至地也○稽音啟 臣聞之。臣得之所

士蒍之言極想獻公何戎狄而無一言詰之想其將來之變公自知之

間如下無喪而憾。凡無喪禍而憂戚者憂必讎焉。必招憂事來相讎對無戎而城。凡無戎而城者城是召戎狄而讎必保焉。必招寇讎來保據也保據其城寇讎之寇讎之保今公無故而築蒲屈二城不言不往築城則是守寇讎而廢命不敬。廢君之命有不敬官而廢君之命有不敬罪之固讎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爲寇讐而固其所保守有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不忠二者何以事君失此二者何以事君之道乎詩云。詩大雅板篇懷德惟寧。言懷保其德以撫民則其國安宗子惟城。以德安國則宗子之固若城矣君其修德而固宗子。言公信當修德安民以保固其宗子也時獻公有殺三公子之心故微諷之何城如之。言宗子之固其甚于築城也三年將尋師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屈也至此年獻公果使寺人披伐蒲明年又使賈華伐屈用愼。言用兵不久何必堅築其城○焉平聲退而賦曰士蒍退而賦曰狐裘尨茸。言以狐皮爲裘而尨茸狐裘尨茸一國三公。言獻公與重耳夷吾若三公然吾誰適從。言築城不堅則爲公子所詬爲公所讓堅之則是固讐之保進退不知所從○適音滴

虞公以晉爲同姓決不同姓之害己甚

晉用荀息云啟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蒍也教獻公離間之術者亦士蒍也公之惡士蒍實逢之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是又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言虢恃虞以爲表虞依虢以爲輔車相依脣亡則齒寒也晉不可啟。言晉心無厭不可輕啟寇不可翫。言晉兵如寇不可玩習一之謂甚。言二年假道滅下陽其可再乎。其可再假已爲甚矣其可再乎。其可再假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諺俗語有此二句也輔頰也卮○車牙車也言輔與車相依脣亡則牙齒寒也其虞虢之謂也。言虢如脣表如口之脣虞如口之齒也公曰。晉吾宗也。晉虞虢姬姓之國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爲裏如口之脣虞仲卽仲雍也二人皆周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卽仲雍也二人皆周太王之子穆生昭太王屬太王少子王季有子名昌是爲文王時商道衰太王因有剪商之意穆故其子爲昭○太伯不從太王而太伯不從遂與虞仲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遂不嗣于周也太伯無子

公謂事神豐潔又恩

虞仲嗣之其支子別封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西吳是爲虞之始祖虢仲封東虢爲鄭所滅爲文王卿士言虢屬昭故其子爲穆也虢仲封東虢爲鄭所滅爲文王卿士言虢事見隱公元年虢叔封西虢爲今虢公始祖仲叔皆有功于文王之朝而爲卿士勳在王室仲叔王也王功曰勳藏於盟府言與仲叔爲盟誓之書而藏于同盟之府將虢是滅言虞晉尚不愛虢而欲滅之何愛於虞豈以虞爲同宗愛之而不害乎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叔始封于曲沃莊伯其子也獻公乃桓叔之曾孫莊伯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爲同宗而已其愛之也桓莊之族獻公猶不愛之其肯愛虞公乎桓莊之族何罪言桓叔莊伯之子孫而以爲戮莊公二十五年獻公盡殺桓莊之族至親至初無得罪于獻公者懼其族盛大偪害晉國也親以寵偪言桓莊之族至親至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寵而勢偪○偪音逼猶尚害之從而殺之況以國乎何況虞有一國之利獻公肯相容乎公曰吾享祀豐潔虞公又言吾享祀之物豐盛而精潔神必據我鬼神必安于我不使吾國滅也對曰臣聞之奇又言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鬼神非人實親鬼神茫昧非實親近乎人惟德是依惟有德者方依據之故周書曰蔡仲之命篇云皇天無親皇大也言天無所私親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者乃輔助之又曰君陳篇云黍稷非馨言至治之馨足以感神明者非黍稷之馨也明德惟馨蓋以明德爲馨香也又曰旅獒篇云民不易物設有二人俱以物祭不必改易慧物惟德緊物緊語辭也其一人有德緊此乃是物其一人無德雖有物而神亦不享也如是周書三篇所言如是則人心不和神不享矣可見人君無德則人心不和而神亦不享其祭也神所馮依鬼神所以馮依而不去者○馮皮冰反將在德矣將必在有德之人矣言虞公無德神助不依也若晉取虞設使晉取其土地而明德以薦馨香而曾修虞祀能以明德而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則虞國川之神必以皆有德而享其祀乎社稷山吐之也豈必據虞公之享祀乎弗聽不從其諫許晉使虞公訓其假道焉○使去聲宮之奇以其族行其族而避去也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所都之邑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問晉兵能勝虢否對曰克之必勝也公曰何時又問何時可克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戲之謠言有云丙子嬉戲朔日龍

尾伏辰、龍尾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月會于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見均服振振、均同也戎事上下同服也振振盛貌取虢之旂、勝虢而奪取其旗旂鶉之賁賁、賁鶉火之星其體賁賁○振音眞天策焞焞、天策傅說星也焞焞無光耀也○焞他昆反火中成軍、言焞焞火星方中時軍事有成功也虢公其奔晉滅虢而虢公走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卜偃以童謠之言止此丙子旦此年十二月朔日日月合在夜半月行速至日乃夏十月朔也而推之曆象言勝虢當在此時也鶉火中、其日月當合朔于尾星之次月在策、平旦時月已至天策星矣鶉火中、時在鶉火之星見天南方午位之中必是時也必至此時也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此日滅虢也虢公醜奔京師、醜虢公名也皆如童謠之言然所謂童謠者恐無此理無乃好事者附會爲之未可信師還晉兵滅虢而還館於虞、復假道于虞而伐虢也虞公也先是荀息請以璧馬賂虞公假道伐虢及還滅虞公以璧馬賂公按穀梁傳云荀息操璧牽馬而前曰璧則猶是而馬齒加長矣遂襲虞、掩其不備滅之、并滅虞國而伐戊辰是歲周惠王崩子鄭立是爲襄王史記在明年

楚文王知申侯不免 僖公七年

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去年伐鄭而楚救之故今年復伐之孔叔言于鄭伯曰心則不競競强也言鄭弱爲難而不屈服于齊平既不能强、言其心之不競又不能彊、言其又懦于病所以斃也此乃取亡之道國危矣、鄭國爲齊所伐其勢已危不得以卑弱爲難何病而不屈服于齊平請下齊以救國、請乞降于齊以救鄭國之社稷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是吾知其說齊之所出來矣姑少待我、公意欲殺申侯假之以爲服齊之說對曰朝不及夕。言鄭之危朝不保暮何以待君、將復何爲而少待也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告于齊侯云所以殺申侯假齊侯之言也今殺之實○說如字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傳言文公信濤塗之譖本意欲殺申侯姑借之以說于齊耳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女所生有寵於楚文王爲楚文王之所寵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公十九年與之璧與之使行、使無居楚曰唯我知女、言唯有我知女

子文不知其惡反追誦其明何

心事○女音汝下並同女專利而不厭女之爲人專愛財利而無厭足予取予求從我而取從我而求不女瑕疵也獨我不以女爲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必以禮義大責望于女女必不免女必不免被罪我死我死之後女必速行女不復可居楚必速出行無適小國又不可往小國將不女容焉小國政狹而法峻又不能容于女也既葬楚文王既葬出奔鄭申侯出奔鄭國又有寵於厲公鄭厲公又寵愛之子文聞其死也楚令尹子文聞申侯之彼殺曰古人有言曰古人有言如下文所云知臣莫若君言知臣之賢否者莫若君之審弗可改也已言古人此語不可改易也

孫月峯云楚文既知申侯之惡乃多予之以重其惡又令適大國君臣俱失之矣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甯母地名也齊桓公盟諸侯于此謀鄭故也鄭猶未服故謀伐之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言唯有禮者可以招來攜離之國也懷遠以德唯有德者可以懷服遠方之人德禮不易德禮二者無所改易無人不懷自然無有不懷服者齊侯修禮於諸侯桓公從其言乃修禮以待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于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以貢于天子蓋齊方富強先代諸侯出貢物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文公猶未肯親自乞盟姑使太子華聽命于諸侯之會言於齊侯曰子華言于齊桓公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齊君命者三族實使之然○洩息列反若君去之以爲成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我鄭國請和○去上聲我以鄭爲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齊如齊封內之臣蓋子華欲乘間以篡國也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是齊君隱焉得一國也何不利之有焉齊侯將許之將從子華之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管仲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者以有禮與信也○屬音燭而以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終之以姦則諸侯之合者離矣無乃不可乎言其甚不可也子父不奸之謂禮爲子而不犯父之命是謂之禮○奸音干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謂之信○共音恭違此二者無禮無信姦莫大焉今子華奸父之命而不守命其時其

于華爲好人而列在會盟復將與諸侯盟記錄其事

爲好莫大于此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桓公又言諸侯伐鄭未有成功今苟有釁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也從之不亦可乎。從子華之言而得一國有何不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答言君能以德而綏撫鄭國加之以訓辭。而又以訓辭責其逃盟之罪而帥諸侯以討鄭。而合諸侯之兵以討伐之鄭將覆亡之不暇之猶恐不暇。如此則鄭將傾覆危亡救敢不懼豈敢不畏我齊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領也罪人謂子華得罪于父也若從子華之請是偏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則鄭國謂我受其奸懼我齊矣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大凡會合諸侯所以尊有德也會而列姦今因爲會而從何以示後嗣。不崇德而列姦則爲我子者將效之何以爲後嗣之訓乎夫諸侯之會。大凡諸侯盟會其德刑禮義。或綏之以德或待之以禮或威之以刑或責之以義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史無不記雖使吾國史官爲諸侯所記其事非盛德也。亦足以虧損盛德也君其勿許。君但勿從子華之請鄭必受盟。則鄭人將感齊之德必受盟矣夫子華既爲太子。且鄭既立子華爲太子則鄭國固其國而求介於大國。介助也大以弱其國。今子華乃求助于齊取鄭以爲內臣是弱其國也亦必不免。處心如此必將不免于罪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言鄭君雖賢庸有三良臣輔之爲政未可間也。未有間隙可以即其國也鄭伯聞之而知子華之非十六年鄭殺子華之請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仲之言辭于齊。以齊不聽子華故請服也

邱瓊山云子華鄭之賊子也其時惡莫大焉公聽而信之其爲會盟之累豈淺鮮哉

庚午九年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

齊侯下拜受胙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宰周公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賜之胙肉

曰天子有事

天子優臣諸侯勇稱之齊侯將下拜下文天子賜孔曰所云

于文武天子行祀事于文王武王使孔賜伯舅胙。宰孔稱名謂天子使我來賜胙也時桓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齊侯將下拜。下階拜謝天子之賜孔曰且有後命。宰孔止之言天子猶有後命如一等不合下階○勞去聲桓公答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不遑顏咫尺顏面之前也八寸曰咫○咫音旨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公自稱名言我豈敢貪天子之命而無下拜乎天子寵命不下皆而拜恐隕越于下。恐得罪于天使我顛墜于下以遺天子羞。適足以貽天子之羞辱也○遺去聲敢不下拜。豈敢不下階而拜乎下拜登受。乃拜于堂下而登堂以受胙

楊昆皐曰拜胙與請隧二者俱大禮所關一則命之而不從一則不命而自請齊桓晉文之優劣于此分別不第正論之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僖公九年

晉獻公卒。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驪姬所生以是藐諸孤言奚齊幼賤與諸子懸絕也○藐音妙又亡角反辱在大夫。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其若之何問荀息能受此託否稽首而對曰。稽首頭至地也○稽音啓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盡其力手足之力加之以忠貞。加益也忠貞貌見下其濟。幸而成事君之靈也。則是獻公威靈之實輔相之不濟。不幸而或遇害則以死繼之。則我以身殉之不敢苟免以避害也公曰何謂忠貞。公問忠貞之義對曰公家之利。言苟可以利益國家者知無不爲。患不知耳知則必爲忠也。此吾所謂忠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獻公事居者謂奚齊耦俱無猜。耦兩也猶匹也言生兩無疑恨之謂也貞也。此吾所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里克忿驪姬之死欲納重耳故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先以此意告于荀息三怨將作。三怨謂申生重耳夷吾之輩也秦人輔之于外晉人輔之于內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子將何以處之荀息曰將死之。言當以身殉之里克曰無益也。言雖死何事荀叔曰。荀叔卽荀息也吾與先

有君命既已見殺又慮立卓子必以賤其言

君言矣言以一死許誠公矣不可以貳豈而變其說乎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雖無益也。雖曰死而無益將焉辟之雖欲避害亦不可得也○焉於虔反辟音避且人之欲善謂里克意欲忠於申生也誰不如我亦如我忠於申生也我欲無貳我許君以死而不變前言而能謂人已乎。亦豈能止女使勿忠于申生乎十月里克殺驪姬之嬖所生子也或人以卓子亦先君之所愛故勸使立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荀息從其言立卓子而葬之。欲踐言也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卓于于

而葬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已葬而卓子臨朝里克又殺之○朝音潮荀息死之終不肯食其言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詩大雅抑篇言猶可磨去斯言之玷言語苟有玷缺不可爲也。謂言語之玷缺難治于白圭苟有玷缺尚可磨也荀息有焉。言荀息從君於昏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死終不肯食其言所謂言語之玷不可爲者也

周介生曰荀息之死以其任託孤之責也使荀息蚤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難託孤之寄立言切諫以悟獻公君不能用則是有不必死矣既又爲有託孤之事冀其免禍得乎

秦伯納夷吾 僖公九年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時重耳夷吾出奔在外重耳長者故勸夷吾重賂秦伯求入而爲君從之。從郤芮之言秦伯謂郤芮曰。秦伯穆公也公子誰恃隰朋齊大夫惠公卽夷吾也秦伯利其賂故與齊其納之秦問夷吾將誰以爲重對曰臣聞仁人無黨夷吾出奔在外故備亡謂無黨可恃有黨必有讎有親黨必有仇讎無仇則納之爲易夷吾弱不好弄言幼小之時不好戲狎○好去聲能鬬不過雖能鬬爭及其年長亦如而有節制長亦不改及其年長亦如幼時○長上聲不識其他其他則吾不知也此蓋言夷吾入晉能其可爲君也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穆公制之曰夷吾其定乎。言夷吾入晉能定其國否對曰臣聞之。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詩曰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唯順上帝之法則也唯有法者乃可以定國也詩

又曰。又詩篇云。不僭不賊不爲過差不爲傷害鮮不爲則能如此而不爲人法則者少矣○鮮上聲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上意好私好也惡私惡也忌倩疑也克好勝也不識知則無好惡不潛賊則不至於忌刻○好惡皆去聲今其言多忌克。今夷吾之言既曆推以定國民無則焉故曰推哉公曰忌則多怨。穆公言夷吾多猜忌必喜殺戮而多招怨讐也又焉能克雖好勝而不能勝於人也○焉音煙是吾利也。如此則不能害我也夫秦穆公受賂而納晉庸之君又以其忌克而爲己利是誠何心哉

辛未十年 宋襄公晉惠公元年

晉侯殺里克。以解說于人言己非篡弒得國也將殺里克而後殺數其罪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言亂則我無繇得爲晉君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及大夫荀息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言不如女意則女又殺之對曰不有廢也。里克言設若不有奚齊卓子之廢君何以興。則惠公何由得君也欲加之罪。言君但欲加我以罪而殺之其無辭乎。又何患無辭以責我乎臣聞命矣。我已聞君見殺之命矣伏劒而死。里克于是自刎而死

楊伏所云里克之殺奚齊卓子未爲不是而惠公亦不能無疑此任事之所以爲難而甯氏之所以亦族也悲夫

申生請罰夷吾 僖公十年

晉侯改葬其太子。太子申生也謚曰共太音泰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申生所居之邑也遇太子。申生已死狐突見之太子使登僕。先是伐皐落氏狐突登車以爲僕御忽如夢而見之也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曰無禮者謂夷吾烝於太子夫人賈君未知是否余得請于帝矣。申生言我訴于上帝欲罰夷吾既得請矣將以晉畀秦。畀付也言將使秦滅晉國秦將祀余。秦國將祭祀余也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答言民非其族類者則神不歆其祭祀民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者則民亦不修其祭祀君祀無乃殄乎。如此則太子之祀必殄絕矣

經言鬼神所享有時而變

且民何罪言罪在夷吾而不在晉民失刑之祀豈可以晉畀泰而使民失刑之祀神乏祭祀乎君其圖之欲太子更圖謀之君曰諾太子許諾吾將復請我將復請之于上帝○復扶又反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言七日後曲沃新城之西偏將有巫者而與之具見我也及期而往七日後往如突復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止罰夷吾之身不以晉畀泰而使晉畀泰侯使也罹於韓微敗也韓晉地名孫月峯云夷吾忌克背德自宜取敗豈因申生之請而後天罰之乎且帝果可請何不首請罰驪姬也誣哉陳明卿云申生有此孝愛死則宜爲明神且因讒而自經其禍英尤不容泯滅者乎語所謂不隨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申生有焉

癸酉十二年是歲陳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

管仲讓不忘職僖公十二年

王以戎難故。初惠王寵子帶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襄王即位子帶怨不得立去年子帶召戎伐周○難去聲討王子帶。討其召戎之罪王子帶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齊桓公使管仲爲周和戎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上卿天子命卿也饗王嘉管仲之功故加禮以待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管仲辭上卿之禮謙稱賤有司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管仲言國子高子乃天子所命爲齊之守臣皆上卿也○守去聲若節春秋。設若當春朝秋覲之時節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承命于王朝何以禮焉言我既受上卿之禮則又將何禮而待于國高也陪臣敢辭。諸侯王臣也故諸侯之臣自稱陪臣王曰舅氏王稱齊侯爲伯舅故稱其臣爲舅氏余嘉乃勳言我嘉女之功故加禮以報女勳也王功曰勳應乃懿德又報應女之美德謂督不忘。督篤厚也言我嘉女勳報女往踐乃職其往而踐居女執政之職無逆朕命。女無得逆我之命欲令受上卿之禮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卒辭而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言管仲如此守位在其上能遜之而不忘詩曰。大雅旱麓愷悌君子。言君子有樂易之德也神所勞矣。宜爲鬼神

之所勞來
○勞去聲
穀梁傳云江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桓公不聽而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憫之今顯上東猶有夷吾朝在
按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卒在僖公十五年是此時仲尚在也毋甯不爲王計而坐視其滅以隳伯業哉說者謂穀梁之言爲信

甲戌十三年 陳穆公元年

子桑百里議輸晉粟 僖公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 惠公使人乞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子桑卽公孫枝
對曰重施而報 言無損於晉而晉能同報○施去聲下並同 君將何求。言無
而不報 厚施于晉而晉不報 其民必攜。則晉民亦不直其君其心必離 攜而討焉。晉民離心而秦往伐 無眾必敗。晉民不爲君戰其敗必矣 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虢知虞公之

先入惠之粟猶皮已不存無所公之心施于毛也○傳音付 慶鄭曰棄信背鄰而背鄰國之施患孰雖有慶鄭何能爲恤之。如此則國家有患民謂民無恤我患者必致死亡也 是則然矣。此事理之必然虢射曰無損於怨。秦怨我已深雖與之粟無所損 而厚於寇。言與之粟是資寇以糧也 不如勿與。不若勿與秦粟 慶鄭曰背施幸災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民所棄也。雖吾民亦棄之 近猶讎之。雖以此而待平日相親近之國猶足致讐怨 況怨敵乎。何況素爲怨敵如秦者乎 弗聽。終不與粟 退曰君其悔是哉。慶鄭退而言曰吾君必悔之矣

孫月峯云號射不血鄰好而以皮毛之喻惑亂君聽竟貽其君之患謀之不臧有如是者其有里于百里奚多矣

丙子十五年 秦穆公元年

秦伯伐晉 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晉。討其背施閉糴之罪 卜徒父筮之。徒父秦之掌卜者以蓍筮之 吉。得吉兆也 其卦遇蠱。六爻安諗不變 曰千乘三去。此占辭也其意謂晉侯三敗之後 獲其雄狐。言獲晉君 夫狐蠱者何物 必其君也。狐邪媚之物而曰雖故知是晉君也 蠱之貞風也。內卦曰貞蠱之內卦巽巽爲風 其悔山也。外卦曰悔蠱之外卦艮艮爲山 歲云秋矣。其時九月乃夏之七月孟秋也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內卦爲主故以占秦外卦爲賓故以占晉然則晉山而秦風也當秋之時山木結實爲風所摧而剝落則材爲我所取矣 所以克也。卦兆如此爲戎所取故知晉必爲秦所實落材亡。晉猶山木其實既落而材亦亡 不敗何待。言必敗也 三敗及韓晉侯兵車三壞而至韓地 獲晉侯。乘三去之占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言秦之爲寇已深矣 若之何。問何策對 曰君實深之。言背施怒鄰肖致是君自深其寇矣 可若何。言無策可禦也 公曰。慶鄭吉。許用慶鄭 弗使。怒其不孫故不 孫。言慶鄭答應不卜右。卜謀可右者 慶鄭曰占者大事。國之大事 不孫音遜○孫音遜 卜右。車右 使爲乘小駟。小駟馬名 乘小駟惠公乘之 鄭人也。乃鄭國所獻馬 慶鄭曰占者大事。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故必用 故征戰爲大事 必乘其產。所生者 生其水土。謂其生于吾國之水土也

而知其人心。惟其生于水土所以知其人心安其教訓。惟其安於教訓所以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習熟于吾國之道路所納之。如是則用焉之地不拘方所無不如志之所使者今乘異產。今君乃乘異國所獻之馬以從戎事。以從兵戎戰鬬之事及懼而變。彼遇敵而畏懼必將變易人意必變其常度將與人易。而不如人所使亂氣狡憤。亂氣狡憤滿于陰血。陰血必偏身而動作于內張脈僨興。張脈謂血脈隨亂氣而外張也僨動也興起也○張中亮反僨音奮外強中乾。外雖有強形而內乾音干進退不可。欲進而不可進欲退而不可周旋不能。欲使之周旋又不能君必悔之。君至此時悔之無及弗聽。不從慶鄭之諫九月。今七月也應歲云秋矣之占強復曰。復命云師少於我。言晉師比于秦師此千晉多一倍為少鬬士倍我。但秦力戰之士倍于晉多一倍公曰何故。問秦師何緣樂戰對曰。出因其資。惠公之出奔也以梁國為秦所親幸遂奔梁國以求入用其寵。其入晉也秦國納之饑食其粟。十三年晉饑秦輸之粟三施而無報。惠公

受秦三施既背其約又閉之糴。施去聲是以來也。所以伐我也今又擊之。今晉不請和于秦而又與之戰我怠秦奮。晉人不直惠公故怠秦人怒氣百倍故奮倍猶未也。以此觀之則止倍我也公曰一夫不可狃。狃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而侮之況國乎。況我有一國可受其狎侮而不敵乎遂使請戰。遂使韓簡索戰于秦曰寡人不佞。惠公言我不能巧言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言既聚眾興兵復欲散之其勢不可君若不還。秦君若不退師無所逃命。則我當決戰以從君命不敢逃避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公孫枝秦也君之未入。言惠公出奔而未入晉也寡君懼之。我秦君為君畏懼也入而未定。惠公雖入晉而未定諸侯之位猶吾憂之。我秦君猶以為憂也敢不承命。敢不承順君命決于一戰韓簡退而告人曰。告秦人也天之所開弗可當已。天開晉之禍秦不可當也幸而得囚。以得免為幸庶幾有益乎。庶幾有益秦乎壬戌戰于韓原。秦晉以壬戌日戰于韓原之地晉戎馬還濘而止。還濘傾旋也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因傾旋而陷于泥中○還音旋濘乃定反公號慶鄭。惠公急而呼慶鄭之號戶刀反又戶報反慶鄭曰。復諫違卜復戾也復諫違慶

鄭之言而乘小駟違卜謂卜有慶鄭吉而公弗使也○復音遍固敗是求如此則是自求敗也又何逃焉

秦許晉平 僖公十五年

秦獲晉侯以歸惠公爲秦師獲執以歸秦

舍謂草舍止宿也皆壞形毀服以從晉侯也○拔蒲八反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頭髮下垂也拔

秦伯使辭焉使人辭謝曰二三子晉大夫

何其感也言你二三子何寡人之從君而西也秦國在西方穆公欲執晉侯西歸于秦晉君而西也感之甚

亦晉之妖夢是踐踐履也狐突不寐而見申生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敢以至言不敢終執晉侯而歸秦也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三拜穆公而叩頭至地也○稽音啟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言穆公足履后土而頭戴皇天

秦君先許晉侯而況穆姬欲自殺以請君自裁

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穆公云不敢以至是有歸晉侯之意也故晉大夫謝云今日之言天地神祇皆聞之

羣臣敢在下風言我眾臣在君下風亦與聞斯言也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秦穆公女晉君而西也

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獻公烝于齊姜以生者至是聞晉侯被執而至罃弘穆姬二子罃即康公也簡璧穆姬之二女也古之宮門皆居于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殺故積薪焉帥其子女履于其上而登之○大音太罃於斬切

使以免服衰絰逆禮初死則有免服成服則有衰絰時穆姬欲自殺故使行人先爲內服以迎穆公也○免音問衰音崔經大結反

且告曰且告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按今文左傳此下云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凡四十六字考釋文乃疏義皆云後人所加今不復錄姑附于此

大夫請以入秦之大夫請公以入執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言我始執晉侯將獲而歸示厚有淨獲之而歸既而喪若執而入則歸馬用夫人或自殺

歸馬用之執之而歸將焉用之

大夫其何有焉雖女天夫有何所得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也○重去聲下並同

天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要平聲

不圖晉憂吾人感憂

史佚之言涉世良法

如此而我重其怒也則是增益晉人之忿怒也我食言。我既云豈敢以至今而執之以入是自食其言今而執之以入是背天地也天地既問我言今而執之以入是背天地以入是背天地之○背音佩重怒難任重晉怒則其言王之○任音壬背天不祥背天地則我不祥必歸晉君必使歸國然後可也公子縶曰公子縶秦大夫也不如殺之請殺晉侯無聚慝焉無使復歸○縶竹立反慝惡也歸之而質其大子。請歸晉侯而留其太子以為質○質音至大音太子桑曰子桑公孫枝也必得大成如此則晉服秦必成晉未可滅言晉國強大和好也而殺其君徒殺其一君祇以成強而滅未可遽滅而殺其君祇以成仇怨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時太史佚也無始禍莫為始禍先無怙亂莫恃人亂以為無重怒人已怒已利○怙音戶名佚嘗有言曰無重怒莫增益之重怒難任。陵人不祥陵人亦不祥特強之事乃許晉平。穆公乃許晉侯與晉平和許和

陳明卿云惠公背德實有可殺之罪不有諸大夫穆姬為之請其能得歸晉乎以此知德可施怨不可結也

陰飴甥復惠公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食采于陰王城城西周舊城平王東遷故西周故地為秦所有也秦伯曰晉國和乎。穆公問呂謂晉國和否國人心和否對曰不和。答言人心不和乃許晉平。穆公乃許晉侯與晉平和

陳明卿云惠公背德實有可殺之罪不有諸大夫穆姬為之請其能得歸晉乎以此知德可施怨不可結也

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在下小人恥其君為秦所殺不憚征繕所執痛其親為秦所殺皆不以征賦治兵而補其太子圉而輔其太子圉以為國君也曰必報讎。言必為君親報讎雖也○憚音但讎仇也國而事戎狄以為君不恤以征。以立圉也以為國君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在上之君子則愛其君而知其罪君子則秦之盛事戎狄讎亡國而事戎狄以為君不恤以征。以待秦命。而待秦君歸晉君之命曰必報讎雖亡身而不以此心也以此不和。君子小人雖變此心也所見不同君子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以為必歸。以為秦必歸其君也感謂之不免。以為秦必不免害其君也君子恕。君子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以為必歸必歸其君也小人曰我毒秦。小人謂晉背施秦國秦豈歸君。秦豈肯復歸我君乎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謂晉既自知其罪矣秦必歸君。秦豈不歸我君乎貳而執之。晉侯有貳心而

秦執之服而舍之晉侯既知罪而秦即舍之則秦之德莫厚焉舍之又如字○舍音捨又
刑莫威焉執之則秦之刑莫威于此服者懷德懷秦之德貳者畏刑使貳秦者畏秦
刑此一役也言秦歸晉君可以秦可以霸諸侯懷德畏刑納而更當一役之功可以成霸業也納而
不定謂秦初納晉君今而不安定之也廢而不立因逐廢之不使復立爲君以德爲怨始納
之是不安定之也今晉穆公必不肯如此秦伯曰是吾心也然言穆公必
廢之是秦有德于晉也秦不其然
言女之所言正與我心合改館晉侯遂更晉侯之館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將歸之故加其禮焉
晉侯歸秦伯歸之殺慶鄭而後入以見惠公之忌
殺慶鄭而後入刻終不能化也
初慶鄭曰陷君于敗敗而不死又淩
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晉侯歸而殺慶鄭惜哉
河東遣官司僖公十五年
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以德報怨○饋許氣反
民言其君可怨而其民可念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始封于唐爲晉始祖箕
子曰箕子商帝乙之子紂之庶兄也其後必大言唐叔之後必盛大晉其庸可冀乎庸可也箕子之
言觀之以見晉國未可取也姑樹德焉爲秦之討且務立德以待能者以待後之能者
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征賦也晉河東之地與秦征其稅也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
十八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征河東而以女妻之是爲晉懷公
張天如曰怨其君而矜其民是將民生
看得重了若惠公則視民命如草菅矣

庚辰十九年

子魚諫用人於社僖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鄫子鄫國君也睢水之次
殺鄫君而用以祭夷狄畏鬼襄公有妖神宋襄公使邾文公
假此妖神以誘之使相聚來歸已
曰司馬官名子魚即目魚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
用大牲若豐廟用羊豐則用牛謂若祭
及夾室用雞之類而況敢用人乎況敢殺人以祭民神之主也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民爲貴社稷爲神之主**用人**殺人祭神**其誰饗之**豈有正神而享此祭者**齊桓公存三亡國**閔元年省魯難僖元年城邢二年封衞也**以屬諸侯**以存亡繼絕之義而聚合諸侯**義士猶曰薄德**後救邢衞也**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滕子今六月會盟又殺之以祭妖神**將以求霸**將以此而圖霸**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可成之理得死爲幸亡國其

陳明卿云宋襄用人以祭忍心甚矣至於泓之戰乃有愛重傷愛二毛之言將施埶乎○王鳳洲云秦用三良以殉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宋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與用殉何異犬牛無道之君總無一種好生之心宜其不旋踵而亡歟

甯莊子勸討邢僖公十九年

衞大旱卜有事於山川卜曰祀山川以禱雨**不吉卜得甯莊子曰甯**莊子衞大夫**不吉**禱雨不吉**昔周饑**昔周武王時穀不熟**克殷而年豐**武王伐商紂而豐勝之遂致豐稔**今邢方無道**時邢國黨狄人**諸侯無伯**齊桓公既死諸侯無爲方伯以討伐者**天其或者欲使衞討**

邢乎言天久不雨無乃欲使衞伐邢乎**從之**衞文公從其言而伐邢**師興而雨**纔興師便得雨

子魚勸宋公修德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此年宋公盟于曹南曹人不修地主之禮故伐之**討不服也**宋欲圖霸故立威也**子魚曰**

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崇侯虎無道周文王伐之**軍三旬而不降**用兵三十日崇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文王退而修德教乃復伐之**因鼞而降**鼞軍鼞也言不增兵但因舊鼞而崇自服也○鼞力鬼反**詩曰**詩大雅思齊篇**刑于寡妻**刑儀型也寡妻**謂文王之德教始**以御于家邦**御治也言文王之德教始于妻以至于兄弟自妻以至**于**家齊而後**國**治**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今宋君之德豈能無所闕**而以伐人**方欲討諸侯之也**若之何**身之不正人誰服之**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無所闕失而後可以

壬午二十一年

不服者

文仲諫焚巫尪 僖公二十一年

夏大旱魯人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也尪瘠病之人其面向上天不羽公欲焚巫尪哀其病恐雨不驗而厄人致旱僖公以巫禱雨不驗故欲並焚之○尪烏黃反 臧文仲曰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非旱備也言死尪非備修城郭聚饑民以養之因用其貶食省用君不舉盛旱之道 修城郭聚饑民以養之因用其貶食省用君不舉盛樂節約財用○省所景反 務穡勸分整理已旱之穡又勸富者分給貧賤 此其務也凡此所以修旱備也巫尪何爲巫旺何罪而天欲殺之設若天之爲旱欲使君殺巫尪則如勿生何如勿生此人也 若能爲旱設使巫尪果能致旱焚之滋甚則焚之是逆天意是愈甚其旱也 是歲也饑而不害公從臧文仲之言而修旱備故雖饑而不害于民也

李九我曰修城郭何興于旱此即興工作以資役之意後亦有行之者矣又何備不虞

臧文仲諫不備邾 僖公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伐魯邾人恨僖公取須句故出師伐魯公卑邾言邾小國不設備而禦之不設伏兵之類臧文仲曰國無小雖小不可易也不可以輕小而慢之備雖眾不可恃也則我兵雖多不可恃其必勝也詩曰小旻篇戰戰兢兢皆戒懼意如臨深淵懼其陷也如履薄冰懼其薄也又曰周頌敬之敬之之篇敬之者以警戒于也天維顯思言天有顯道也顯明也思語辭不易保也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先王之明德慎罰不敢荒寧庶事其康又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不敢盤于遊樂以庶邦惟正之貞文王之德可謂明矣猶無不難也猶曰命不易哉無不懼也猶且戰戰兢兢況我小國乎況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明德以慎其可易而忽之乎 君其無謂邾小言不可以邾國小爲小而輕之 蠭蠆有毒蠭乃至微之物然有螫能害人蠆音蠭○蠆音敗邁反 而況國乎何況邾亦小國比之蠭蠆 遠弗聽終不肯聽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升陘魯地名 我師敗績東魯爲邾所敗邾人獲公之曹縣諸魚門

呂東萊云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而僖公不能必之邾者其居使之然哉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邾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畏必見小國之可忽所以禍之所

忽而召魚門之辱歟

宋師敗績於泓 僖公二十三年

宋公欲雪盂之恥不自度其力之不能

宋公及楚人戰於泓。戰于泓水之上宋人既成列，宋兵列陣已定楚人未既濟，子魚言楚兵多宋兵少及其未既濟也，何不乘其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彼衆我寡，子魚言楚兵多宋兵少未盡渡泓水之時請擊之。追諸險人于險既濟而未成列，楚兵盡渡水而列陣未成又以告。魚又請擊公曰不可。不肯擊其不成列也師陳而後擊之。楚兵既成使宋乃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襄公傷股走門官殲焉。守門之官○陳音陣師行則在君左右盡為楚人所殺矣○殲子廉反國人皆咎公。咎公襄公必待楚兵既陳而擊之公曰君子不重傷，重再也言敵人被傷者不忍再傷之○重去聲不禽二毛。敵人頭黑白色者君子不忍禽之古之為軍也，古人用兵之道不以阻隘也。不迫人于險以求勝也○隘去聲亡國之餘，宋商之後故自稱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敵人未成陣則我不擊鼓以進兵恥以詐取勝

子魚深論戰

也子魚曰君未知戰。言襄公不曉戰鬬之事勍敵之人，勍強也○隘音厄勍其京反隘而不列，敵人厄于險而不成陣天贊我也，此天助我以取勝之機會也阻而鼓之，迫于險阻擊鼓進兵而伐之不亦可乎。則何不可之有猶有懼焉。雖因阻伐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言楚兵與我競者也雖及胡耆，胡耆元獲則取之。言雖得老人猶將禽之何有於二毛。何有不忍二毛之人求殺敵也，此若此者所以傷未及死，敵人被傷未死猶能害我如何勿重不再傷之乎若愛重傷，設若不忍再傷人則如勿傷，則不如本不傷之也愛其二毛，設若不忍禽二毛之人則如服焉。不如早服從之何須與戰三軍以利用也，凡行三軍之事本以利而動也金鼓以聲氣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佐士卒之聲氣也利而用之，夫既以利而動阻隘可也則雖迫于險而伐之可也聲盛致志，聲之盛以致其三軍勇戰之志鼓儳可也。則雖言未整陣之時擊鼓而伐之可也○儳鉏咸反

父不教子貳者是狐突本情何不原其心而遽殺之狐突之言詞嚴義正如此懷公以為不財亡而戮之其器褊淺無許讀經略可

胡氏傳曰宋襄公用人于社不仁甚矣而乃愛重傷與二毛亦何異盜跖之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辟兄離母為廉乎

甲申二十三年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為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狐突不教子貳 僖公二十三年

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 懷公命無從亡人。時重耳出亡在外懷公命羣臣無得從其行者 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期如字約也下期作朞一年也懷公與國中親戚約滿一年不召歸者殺之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突不召子歸晉 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故執之 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則不殺女 對曰子之能仕。言凡人子長而能仕 父教之忠。則為之父者必教之以忠于所事者 古之制也。此皆古人之法制也 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于其王之策委身體而君事之〇質音致 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則加之罪也〇辟婢亦反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言狐毛狐偃名書于重耳之策 有數年矣。非一年矣 若又召之。設若我召之歸 教之貳也。是教之懷二心也 父教子貳。父不教子以忠而教子以二 何以事君。何以為臣而事君也 刑之不濫。用刑而不濫及于無辜 君之明也。此乃吾君德之明也 臣之願也。而為臣者之所願也 淫刑以逞。若乃淫縱其刑以逞所欲 誰則無罪。如此則誰不可加以罪而殺之也 臣聞命矣。臣已聞君之所命矣 乃殺之。不肯召二子故殺之 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而被殺故也 曰周書有之。康誥篇云 乃大明服。言君大明則民心服 己則不明。懷公自已不明 而殺人以逞。而殺戮不辜以逞其欲 不亦難乎。不亦難以服人乎 民不見德。晉國之民皆不見君之德 而唯戮是聞。但聞有無辜而被戮者 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于晉也

重耳徧歷諸國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在五年〇難去聲 晉人伐諸蒲城。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 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披接戰 重耳不可。不肯接戰 曰保君父之命。言為臣子所恃君父之命 而享其生祿。受其養生奉祿 於是乎得人。有君父之祿故有士有人 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人以與君父爭〇校與較同 罪莫大焉。其罪莫大于此 吾其奔也

乃踰垣而走出寺人披斬其衽遂奔狄遂奔狄人之國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趙衰趙夙之弟也魏武子魏犨也司空季子背臣曰季也時從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從去聲下同衰初危反顛奚結反犨音抽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亦狄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狄人獲其二女長曰叔隗次曰季隗○隗五罪反納諸公子。以二女納于重耳公子取季隗重耳自取少者生伯儵叔劉生二子長曰伯儵次曰叔劉○儵音舒以叔隗妻趙衰以長女與趙衰○妻去聲下同生盾生一子名盾即趙宣子也本反將適齊。重耳將去狄而之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臨行屬付季隗如此對曰我二十五年矣。言二十五年其時甚久又如是而嫁汝既不來而使我更嫁他人則就木焉。則我死而納諸棺豈復可嫁乎請待子。許不嫁而待之文公即位狄人歸季隗而留其二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重耳以五年齊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初過衛國衛文公不禮焉。不以禮待重耳出於五鹿五鹿衛邑也名乞食於野人。重耳以文公不

禮故乞食而乞於五鹿之野人與之塊以土塊與重耳公子怒。怒其侮己欲鞭之。欲鞭野人子犯曰。子犯舅氏也天賜也。得七有國之祥故以爲天之賜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塊而載于車○稽音啟及齊。去衛而至齊國齊桓公妻之以女姜氏嫁重耳有馬二十乘。四匹爲一乘凡八十匹也○乘去聲公子安之。重耳遂欲終身于齊從者以爲不可。時桓公卒諸侯叛齊故從者欲行適他國謀于桑下。與重耳其謀知齊之不可託也將行桑木之下竊妾在其上。姜氏養蠶之妾適采桑于其上聞其所謀以告姜氏竊妾歸告姜氏以重耳謀行之故姜氏殺之。恐其謀泄而孝公怒以戚曰而謂公子曰。言重耳云子有四方之志。言汝其去故殺妾以戚曰而謂公子曰。言重耳云子有四方之志。言汝行之志其聞之者。謂桑上蠶妾聞汝之謀者吾殺之矣。言恐泄汝之謀已殺之矣公子曰無之。重耳言我無欲去意姜曰行也。姜氏勉重耳使行懷與安實敗名。謂懷其所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重耳終不欲行姜氏遂與子犯謀所以去公子之計醉而遣之。乃醉重耳以酒遂載之于車而去醒重耳既醒方知已去齊也以戈逐子犯。怒其去齊故操

所以首誅譬

戈而逐之及曹去齊而至曹國曹其公聞其駢脅。駢猶比也脅肋也曹共公聞重耳駢脅蓋其肋背連比而上若一骨然○何物女子有此遠識

駢薄賢反脅許業反欲觀其裸裸亦體也駢脅非裸不可見裕故欲觀其裸○裸力果反裕伺重耳裸浴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曹大夫其妻謂之曰○羈音基吾觀晉公子之從者我見晉公子重耳從行之人皆足以相國相國重耳若遂用之任若以相之以爲傅相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也言必復歸晉國而爲君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既得晉國必爲諸侯之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伯諸侯而誅責前日之無禮者曹其首也曹觀公子駢脅之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謂僖負羈何不及早自別異于曹也乃饋盤飧。僖負羈乃以盤盛食而饋重耳○飧音孫寘璧焉。臣無外交故置玉于飧中不令人見○寘音至公子受飧反璧重耳但受其食而以玉還之及宋。夫曹而至宋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其八十匹及鄭。夫至鄭國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以禮待之叔詹諫曰。詹鄭文公臣聞天之所啟。夫凡天意所欲開導之人人弗及也。非人所能

及晉公子有三焉。公子重耳有三事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二也天意或者欲建立之也君其禮焉。勸鄭伯以禮待之男女同姓。占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無別其子孫必不蕃盛也晉公子姬出也。戎狐姬其子孫宜不蕃而一也。此可以觀天之所生晉亦姬姓是同姓也而至于今。其子孫重耳至今猶存一也。意之一也離外之患。自遭驪姬之讒在外而天不靖晉國。而天不安靖晉國使多禍亂殆將啟之。此天意欲開導二也。此可以觀天重耳使復國也二也。意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之才皆而從之。而三人者皆定以居于人上而從重耳以行三也。意之三也晉鄭同儕。二國嘗同儕等其過子弟。其自曾國子弟過于鄭者固將禮焉。猶當以禮待之況天之所啟乎。況重耳乃天意所欲開導之人而可不以禮待之乎弗聽。卒不聽禮之及楚。去鄭而至楚國楚子饗之。楚成王饗重耳曰公子若反晉國。言重耳若得復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何以報我蓋以探重耳之志氣也對曰子女玉帛。子女謂妃妾也玉圭璧也帛幣也則

文公之志雖大而其言戎遇於中原而兵所以報德也○辟音避末之無緣者○弭莫爾反云左執○屬音燭橐音羔韇音獨臣也畏其志大故請殺之

君有之則楚君自有之羽毛齒革。鳥之革可以飾器用者則君地生焉則楚君之地生也所其波及晉國者。其餘波沾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皆楚君享用之餘始及晉國也其何以報君言晉國無物可以報楚君曰雖然如此。雖然楚子言雖如此何以報我。必有以報我者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君之威靈得以反晉國。使我得以復歸晉國晉楚治兵。二國修治兵革遇於中原。而二國之兵相遇於中原之地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爲一舍言晉兵當退三舍而避楚楚亦退三舍而楚不得命也。鞭馬捶也。弭弓末也○辟音避若不獲命。若止兵是不得命也橐以受箭者鞬以受弓者鞬與韇同○鞬居言反有屬橐鞬。屬者也。屬音燭橐音羔鞬居言反有當分在兩手欲避右帶橐鞬之文故云左執○屬音燭橐音羔鞬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楚交兵接戰也。子玉請殺之。子玉又得大故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奢侈而文而公子能修之以儉文而有禮。文華者易至于倣慢而公子能約之以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褊急而從者能濟之以寬容○褊音扁從去聲忠而能力。忠誠者未能有力而從者能加之以勤力晉侯無親。晉侯指惠公也以其

柳文公知其爲子圉妻故揮之

息克故無親也外內之臣民無外之諸侯內不惡之○惡烏路反晉姬姓國始封之君唐叔虞也其後衰者也。其文侯子孫日以衰微而爲曲沃所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能興晉者必公子重耳也天將興之使公子能興晉者天之意也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而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我若殺之是違天也必得大咎乃送諸秦。楚遂送重耳以至於秦國秦伯納文五人。秦穆公以女五人納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圉之妻益重耳之姪婦也與在五人數中○嬴去聲奉匜沃盥。匜盛水器也沃水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匜沃水使重耳洗手也○匜音移盥古玩反沃烏酷反既而揮之。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漏汗其衣也怒曰懷嬴怒而言曰秦晉匹也。言秦晉皆大國其勢相匹何以卑我。何爲使我卑屈而事汝公子懼重耳恐秦降服而囚。乃降服自囚以謝之他日。他日異公饗之。秦伯饗重耳子犯曰吾不如他日也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趙衰之有文辭請使衰從。請使趙衰從重耳以饗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義取渤宗于海以尊秦也公賦六月。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伐以喻重耳歸晉必能

佐天子也趙衰曰重耳拜賜趙衰使公子拜謝秦伯之賜公子降拜稽首重耳降階拜賜稽首頭至地也公降一級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而辭稽首之禮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言秦伯以此責望重耳也重耳敢不拜重耳敢不拜謝秦伯之厚賜乎

按國語載懷嬴之納文公欲辭之而胥臣子餘咸稱之使娶豈明於從王之忠而獨昧於天倫之理哉柳子厚云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信然

乙酉二十四年杞桓公宋成公晉文公元年

重耳返國 僖公二十四年

春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耳於晉是為文公及河將渡河也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狐偃重耳舅也以璧授公子欲要君為誓此子犯之奸也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也紲馬韁也言從君而奔走天下也臣之罪甚多矣言多得罪于君臣猶知之我猶自知有罪而況君乎言狐臣莫若君請由此亡言君自此歸國我請死于此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誓之辭言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言我心即汝心如此水之明白也投其璧于河蓋以為質信于河之神也濟河遂渡河也入於曲沃晉宗邑也朝于武宮武公以曲沃并晉故立廟于其邑中○朝音潮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使人追而殺之應史蘇明年死于高梁之占

初衛獻公奔晉入于夷儀返于衛及郊將班邑于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獻公乃止若子犯之投璧乃小人自固之術耳君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子犯有焉忠臣不先身而後君柳莊之謂矣

寺人披見文公 僖公二十四年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皆惠公臣恐為文公所偪害○郤去逆反偪音逼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欲殺文公以除己之害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名披請見文公○見音現公使讓之披曾伐文公于蒲城故使人讓責之且辭焉且辭不見曰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經宿乃至女即至女不待宿而即日至○女音汝下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而田獵于渭水之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殺我○爲去聲命女三宿惠公命汝三宿而次宿卽至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君之命不待三宿乃至女中宿至汝而次宿卽至而來其速也而汝何來之太速也夫祛猶在祛衣袂也蒲城之役扳其祛故公言所斬之祛尚在也○祛丘魚反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舊怨殺汝汝何不出奔對曰臣謂君之入也答言我意謂吾君之入言也其知之矣庶幾知君人之道矣若猶未也若猶未知君人之道又將及難以免也○難去聲下同君命無二天凡奉君命不可有二心古之制也此是古人法制如此除君之惡謂前我奉命而殺汝者所以爲君除惡爲吾除惡也唯力是視當盡吾力而爲之視彼時視汝時則爲狄人蒲人狄人言公在獻公時則爲蒲狄之人於我何有今君卽位我無蒲狄之恩義也今君卽位今公旣卽位而爲君矣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白公害者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射中齊桓公帶鉤公不怒乃用管仲爲相○射食亦反鉤音勾相去聲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所爲而以斬祛致怨何

晉棄仇用才之道宋太祖用臺稱刑臣遵誨亦如此

邱瓊山云竊藏以逃其罪固大矣反晝用以求僕也

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所辱於君命行者甚眾懼罪而出奔者非止一人豈惟刑臣豈獨我哉

公見之文公乃召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作亂也文公遂晉秦伯于王城

頭須見文公僖公二十四年

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小吏也名頭須○豎音樹守藏者也爲文公守庫藏者○守藏音去聲下同其出也竊藏以逃頭須竊其庫藏之物以逃出奔也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求納文公○及入及文公之入國求見頭須求見文公盡子忍反○見音現洗頭辭不見之公辭焉以沐文公以方洗頭辭不見之謂僕人曰頭須謂公之僕人曰沐則心覆沐則低頭而心反覆也○覆音福下同覆則圖反覆則凡心之所圖慮者亦反其常也宜吾不得見也心志反常宜求見而不得也獲則圖反獲則圖反○心志反常宜求見而不得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言羣臣居國者所以守社稷也行者爲羈紲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羈紲而以僕也其亦可也或居或行無不可也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爲罪而怨之國君而

納則不當罪其竊而殺言告文公

但知文公入晉之祀乃是天心不當貪天功以爲己力

雖匹夫爲一國之君乃懼者甚衆矣如此則畏罪者將非一人矣僕人以告

雖匹夫與匹夫相仇及於推也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九公子唯君在矣文公存焉

公遽見之文公遂召見之

介之推不言祿僖公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介姓推名公之微臣也之語助辭推亦從亡不言求祿祿亦弗及文公頒祿亦不及於推也

懷無親惠公懷公皆外之諸侯內之百民無不棄之天未絕晉天意未肯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皆死獨惠公文公存焉唯君在矣天人

懷無親惠公懷公皆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天意未肯

必將有主必命賢君主之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君而誰

絕晉之祀非君而誰

天實置之然天意實命文公以主晉祀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二三公以主晉祀

非屬之文公而屬誰哉天實置之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竊他人之財世有偷之甚者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猶且名之曰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立君天之功也或者貪之

以爲己力其爲下者以貪天之功爲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賞其姦

道不亦失乎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爲己力是下義其罪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賞其姦

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上下相蒙下義其罪是下蒙其上

天之罪是上賞其奸也上賞其奸是上蒙其下雖

與處矣雖與之也處于朝矣其母云介之推母云

懟雖不求而死誰代汝懟怨懟者○懟真類反對曰尤而效之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爲過今自求賞是文其過

過罪又甚焉則我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且我曰以怨言矣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祿

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母又云雖不求之也亦當使其知之也對曰言身之文也

人之有言所以飾其身也身將隱吾身且將隱

人聞文公焚山而求恐不若是之不知所在以縣上爲之田

文公使人求之以縣上爲之田遂以縣上之田爲介推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記志也言以此田記吾之過失且旌善人且以旌表介推之善

是與女偕隱我願與汝俱隱也○文音汝

隱而心實求顯也若自言之是逃雖

反是求顯也若自言之是逃雖隱而心實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其母賢之乃曰汝乃能若

遂隱而死母子俱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

晉侯求之不獲遂以縣上之田爲介推田以供祭祀曰以志吾過記志

皆不作○按文公反國論功行賞推不及而隱從者憐推縣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得其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公見書曰嗟此子推也吾憂王室未圖其功召之則亡聞其入緜上山中乃封緜山爲介推故號曰介山

富辰諫以伐鄭僖公二十四年

王將以狄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滑鄭伯執之王怒故欲以火兵伐鄭也）富辰諫曰不可言狄不可用伐臣之所聞是而鄭不可伐臣聞之。如下文所云大上以德撫民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被同仁無親疎之間也○大音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其次聖之人月親其所親以漸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蔡流言而挾武庚以叛故周公攝政管蔡不和睦作亂而被誅也）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之國以爲諸侯）以蕃屏周（蕃音煩屏音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此十六國者皆文王之子也昭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爲穆也○郇音荀應平聲）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不言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乙後也○祭音蔡胤羊晉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名虎周厲王宣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王之時周道既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善致使兄弟之恩缺也○召同邵下同）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於是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宴會）而作詩曰（此詩小雅常棣篇也有常棣焉而富辰乃以爲召穆所作者蓋言召穆公述周公之樂歌也）常棣之華（常棣棣棣也常如字與唐棣不同○棣大計反）鄂不韡韡（韡韡光明也言此常棣之外發者豈不韡韡然而光明乎以興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華也○鄂五各反韡音偉）凡今之人（泛言今世之人）莫如兄弟。（言今豈無他人不如兄弟之親）其四章曰（常棣四章）兄弟鬩于牆。（鬩很戾也牆言在家內雖不侵侮也○鬩馨於反）外禦其侮（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宜外扞異族之侵）如是（以此詩意觀之）則兄弟雖有小忿（則知兄弟之間雖不能無小小忿爭）不廢懿親（懿美也言親親之美不可因而廢棄也）今天子不忍小忿（言襄王今不忍鄭之小忿）以棄鄭

說頡頏周親不宜因小忿而棄之

辭列鄭有四德狄有四姦不宜棄德崇姦

親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其若之何其將若之何也庸勳親親用其有功親其親族暱近尊賢。親其道路近者尊其有賢行者○暱女乙反德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德之大者聾從昧。就其耳聾者從其目昧者與頑用嚚。與其心頑者用其口嚚者姦之大者也。此四者是姦之大者棄德崇姦。有此四德而棄之有此四姦而崇之禍之大者也。此二者爲禍之大者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出奔鄭虢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所封之祖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是其親也棄嬖寵而用三良。棄嬖寵謂殺申侯用三良謂叔詹堵叔師叔爲政是其賢也於諸姬爲近。諸姬姓國惟鄭去周甚近四德具矣。四德謂勳也親也近也賢也言鄭有四德不可棄之也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有耳而不聽正聲是其聾也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五色蒼赤白黑黃也有目而不別五色是其昧也○別彼列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處物而得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德義之常是其頑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談忠信之言是其嚚也○嚚音銀狄皆則之。狄人以此四者爲法四姦具矣。四姦謂聾昧頑嚚言狄具四姦不可崇也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盛時有懿美之德猶曰莫如兄弟而周公作詩猶所云若是故封建之。而大封建同姓之國其懷柔天下也。懷撫也柔順也猶懼有外侮。猶恐有外夷之侵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禦侮者莫如親親也○扞音汗故以親屏周。故以同姓諸侯爲周屏蔽召穆公亦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富辰言今我周之德既衰微矣於是乎又渝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周公召公之所爲也以從諸姦。以狄之奸而崇之是從諸奸也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奸禍之大者甚不可也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僖十一年子帶召戎故曰民未忘禍也王又興之。今王用狄伐鄭是興禍也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之大業也王弗聽。不從富辰之諫使頹叔桃子出狄師。頹叔桃子二子皆周大夫也○頹徒回反

呂東萊云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唐之回紇晉之契丹始借其力終罹其禍彼二國者豈有子

婦人有此淫行宜其見廢

帶之豐召之然耶爲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爲悔不當以召子帶則不足責矣

富辰諫立狄女爲后 僖公二十四年

狄伐鄭二子以狄師伐之 取櫟。取鄭邑 王德狄人王感狄人之德 將以其女爲后將立狄女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臣所聞如下文所云 報者倦矣。大凡報人之施者我雖倦 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心終曰力倦矣 施去聲 狄固貪惏。戎狄之性本貪惏而無厭 王又啟之。今以其女爲后足以啟其貪也 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足○惏盧含反 婦怨無終遠之則怨女必怨狄女必怨 知止婦怨無終遠之則怨狄女必怨 狄必爲患。言致怨狄人之患也 王又弗聽。又違召狄人之患也 遂以狄后歸。甘昭公即子帶也食邑於甘 甘昭公即子帶也食邑於甘陵 王狄后即所立狄后也子帶私通之 王子實出狄師今襄王廢狄后恐狄怨已故作亂也○大音太 大叔即甘昭公也 大叔以狄師伐周 大叔即甘昭公也 替隗氏。襄王知之 隗叔桃子奉大叔 大敗周師。大爲狄人所敗 王出適鄭。襄王 遂廢狄后 隗叔桃

張天如云子帶之罪不容逃隗氏之行亦可黜

丙戌二十五年 是歲衛文公卒子鄭立是爲成公 僖公二十五年

文公納王請隧 僖公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陳師于河上 將納王。納周襄王 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文公有圖霸志故子犯 諸侯信之 勤王可以 且大義也。勤平禍亂興復王室天下之大義也 繼文之業。晉平王遭犬戎之變而東遷 而信宣於諸侯。卿此則信義 卿公繼其業也 今爲可矣。今日納王 使卜偃卜之。使卜其吉凶 曰吉。得吉兆也 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晉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勝之 遇大有之睽。本卦爲大有之 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德不敢當此兆 其兆故曰吉也○阪音反 公曰吾何以得此 曰周禮未改。卜偃言周德雖衰而周公之禮未改 今之王。今日之王 古之帝也。即古之五帝也言周王自當 公曰。筮之。復使以帝兆不謂晉也 筮之遇大有之睽。本卦爲大有之

卜筮皆吉

卦爲睽，蓋九三爻辭也。○睽，傾圭反。**曰吉。**筮亦遇吉也。**公用饗于天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饗于天子○饗，一音香兩反。**戰克而王饗。**卜筮得大有之卦，是王享也。**吉孰大焉。**文公辭，遂秦師使還，而以晉師順流而下，益欲自專納王之功也。**且天子降心以逆公，公敢干之乎。**降心，謂下己之心。逆，迎也。干，犯也。**不然，其左傳之所謂乎。**言不然，則必左傳所謂天子降心以逆公者也。**公說，乃下之。**說，音悅。下，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之。**文公辭遂秦師使還，而以晉師順流而下，益欲自專納王之功也。**右師圍溫，**時太叔以隗氏居于溫也。**左師逆王。**迎襄王于記也。**王入于王城，**襄王復歸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晉右師圍溫，以取太叔。**殺之于隰城。**晉人殺之也。溫、隰皆周邑名。**晉侯朝王。**朝，襄王于王城。○朝，音潮。**于饗醴，**襄王爲之設享禮，嘗且醴酒。**命之宥。**命之以幣物，以助其歡也。**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誠何心哉。**弗許。**襄王不許。**曰：**

不敢以先王之命，王云，是禮所以章顯也。**與人之所惡，**言天下若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惡，烏路反。**王章也。**王者與諸侯別異也。**未有代德，**言周德雖衰，而晉未有代周之德。**而有二王，**若晉偶天子，禮則是百二王也。**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天下若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按國語所紐周答晉語辭婉而直，可以參錯。○惡，烏路反。**與之陽樊，**陽樊以晉偶天子，故與之。**溫原攢茅之田。**謂四邑以與晉，豈周之得已哉。**晉于是始啟南陽，**開陽樊以啟南陽也。**陽樊不服，**周雖與之，而陽樊之民不服也。**圍之，**

欲以兵威脅之。**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名。**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義，當以德而綏柔之，**刑以威四夷。**夷狄無廉恥，故以刑而威制之。**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奈何以待夷狄者而待我乎，故不服也。**其仔之也。**若之何而仔虜之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遂出其民而取其地焉。**冬，晉侯圍原，**其三日糧。**原不降，**圍之三日，猶不服也。○降，戶江反。**命去之。**文公命晉師去原也。**諜出，**諜謂使人密探**原降。**原人將降，**公曰：信國之寶也。**文公言國以信爲寶。**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于文公云，欲少待**信，**言我已命退師，復少待焉，是雖得一原，而失信于我師也。**何以庇之。**無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得原所得少，失信所亡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乎退三十里而原人遂降。

陳明卿云：納王朝王，文公此舉甚合人心，惜乎其隔隧也。襄王子之四邑，亦出于不得已耳，豈謂地以予爲王章耶？至于

既局親，**姻則不宜。**

此晉文公伐原，**崇信**

丁亥二十六年 衛成公元年

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欲爲盟主怒魯私自爲盟故伐之 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勞齊師○犒苦報反 未及入魯竟○竟音境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趾足也展喜言伐我君聞君親舉玉趾故不敢斥尊者○舉音莒 爲此將辱於敝邑。言齊侯肯以玉趾行也將辱臨魯國也 使下臣犒執事。不敢斥尊者故託言來者齊執事之臣也 齊侯曰魯人恐乎。孝公問魯人畏我來否乎 曰小人恐矣。展喜言在下之小人則知君子則否。在上之君子則不畏也 齊侯曰室如縣罄。此如字當讀作而字罄盡也言居室而資糧懸野無青草。在野又無蔬食之物也 何恃而不恐。恃者何在矣○縣音玄 對曰恃先王之命。言所恃者先成王之命故不恐畏耳 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太公齊之祖言二公相周爲周之股肱也 夾輔成王。言二公居成王左右夾持而輔相之 而賜之盟。與二公爲盟誓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了孫世世不得相害 載在盟府。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 大師職之。其盟書別爲副本 大師與太公自收主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爲盟主所以率合諸國之侯 而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者則必謀所以處之 彌縫其闕。諸侯有闕失者則相與彌縫之 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災患者則相與正救之 昭舊職也。言桓公所以若是者蓋欲昭顯太公之舊職也 及君即位。及汝孝公即位 諸侯之望。諸侯皆有望于齊焉 曰其率桓之功。諸侯咸曰齊君庶幾能率循桓公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言魯恃子係無相害之盟故不復聚眾而保守也 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咸曰齊君嗣桓公主是九年矣 而棄命廢職。豈有嗣世九年而遽背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 其若先君何。設使棄命廢職將如先君桓公可我 君必不然。以此知齊君必不棄命廢職也 恃此以不恐。魯之君子恃此以不恐也 齊侯乃還。齊孝公聞義而不敢上悖其君下違其祖以斯知其措辭之善也 孫月峯云既激齊以大義又啟齊以盡職孝公決

以此慚他如何 敢棄命廢職了

戊子二十七年 是歲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

鬻賈不賀子文 僖公二十七年

楚子將圍宋 宋叛楚服晉之使子文治兵於睽。睽楚邑名終朝也 故楚將圍之使子玉帥師救宋 而畢不戮一人。時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故略其事 爲亦楚邑○復扶又反爲于委反 終日而畢。盡終日乃畢事 鞭七人捶之以 貫三人耳。以失穿其耳也○貫音管 國老皆賀子文 國老卿大夫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爲令君故以其所舉得人子文○賀音慶 飲之酒。子文飲賀將以飲去聲 鬻賈尚幼。鬻賈孫叔敖之父也其年尚小 後至。後衆客而至 不賀。獨不賀子文也 子文問之 同何故不賀者何事也 對曰不知所賀。佯云不知所賀 子文使子玉二十二年子文之傳政於子玉。二十二年子玉爲令尹○傳平聲 曰以靖國也。鬻賈述子文答叔伯之言 靖諸內而敗諸外 鬻賈度子玉之必敗故云雖靖于內而必敗于外也 所獲幾何。言得不補喪也○幾去聲 子玉之敗。子玉所以敗于外者 子之舉也。蓋由彼之所舉非其人也 舉以敗國 本欲舉子玉以靖國而適以敗國 將何賀焉。如此則何賀之有 子玉剛而無禮。言子玉爲人內剛強而外無禮節 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政而治民也 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乘去聲 其不能以入也。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其不足賀也 子文聞之曰 又何後焉言子文舉子玉爲不當也 荀入而賀。若使我客而入賀 何後之有。又何後焉言其不足賀也

又子子云鬻賈數語遂爲子玉死案鞫人貫耳雖是治兵嚴明而過剛則折其亦未之聞耶宜乎不能過三百乘也

晉文圖霸

楚子及諸侯圍宋。諸侯陳蔡鄭許也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莊公之孫也宋服晉楚圍之故告急于晉也 先軫曰。軫晉下軍之佐 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受圍之爭 取威定霸。取治楚之威定霸晉之業 於是乎在矣。此四事在救宋之一舉也 狐偃曰。楚始得曹曹初服而新昏於衛。楚成王新娶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去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偏齊今年冬楚又圍宋故云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于被廬。蒐治兵也被廬晉地名○

鬼音畏 作三軍 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也謀元帥 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謀度誰可爲之○帥所類反 趙衰曰郤穀可。趙衰舉郤穀可爲帥○衰似危反穀胡谷反 臣亟聞其言矣 言我屢聞郤穀之言說禮樂而敦詩書 言郤穀崇者詩書○說音悅 詩書義之府也 詩以美刺善惡爲義書以紀述政事爲義府者藏也言義之所聚也 禮樂德之則也 禮以節民心爲德樂以和民情爲德則者法也 德義利之本也 有德有義乃利國利民之本也 夏書曰虞書益稷篇 慆天孔子未定書之前則爲夏書也 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帝舜舉賢始則取納以言而觀其志也 明試以功 繼則明試以功而考其事績也 車服以庸。既有言有功然後錫之車服以用之也 君其試之 文勉公以帝舜用賢之道用郤穀也 乃使郤穀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郤穀卒先軫遂代之○將去聲○ 二年欲用之 穀民圖霸之志遂穀其民馬 一年遂用之 二十四年入晉有二年欲用之言民未知尊君親上之義 子犯曰民未知義 言民無義則苟且爲生以過一年欲用之 未安其居 民無義則苟且爲生以過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謂以貨物相資易者不求過本價也 明徵其辭 辭契要約皆分明 公曰可矣乎 文公言民未知少可用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 言民未知少長貴賤之禮 未生其共 民不知禮則恭敬之心不生也 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今年天蒐于被盧以順少長明貴賤 作執秩以正其官 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設此官以辯羣臣之等 民聽不惑 民知禮則聽上之命無所疑惑 而後用之 然後用民爲兵以侵伐衛也事在明年 出穀戍 明年楚子使子玉去穀釋宋圍 文使子玉去宋所救曹衛則齊宋免此也 一戰而霸 明使與楚戰于城濮楚敗晉遂伯諸侯 文之教也 由晉侯以文德教民故也

徐九一云納王示義似矣而伐原示信似矣而宛春怒楚曳柴敗荊大信安在大蒐示禮似矣而降服請隧之舉大義安在禮安在此晉文所以終於有聲大於霸也

報施善賢

已丑二十八年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公卒子朔立是爲共公

晉侯侵曹伐衛僖公二十八年

晉侯侵曹以楚始得曹也伐衛以楚新昏于衛也按侵曹者以雪與塊之恥也伐衛者以其得曹也○說如字

侯欲與楚欲服楚也國人不欲衛之國人不欲服楚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人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以解說于晉也○說如字三月入曹傳例曰入地曰入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僖負羈曾饋盤飧寘璧于文公故公令無入其宮也而免其族且令無殺僖負羈之族報施也以報前日飧璧之德也二子皆怒公施○施去聲魏犨顛頡奚結反曰勞之不圖言我輩有從役之勞報於何有此等小惠何足報也說僖負羈氏以火燒殺之○說反魏犨傷公欲殺之欲殺魏犨而愛其材如悅愛其有材猶未忍也使問之使人問之且視其病且視其胷之蹄將殺之將遂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結束其胷之創以見使者○使去聲曰以君之靈言畏君之威靈不有寧也故不以病故而自安寧也距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杜註云百猶勵也疏云言每跳皆勉力爲之也下三百同○距音巨百音陌下同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跳而折復下也乃舍之遂不殺魏犨之舍音捨下同殺顛頡以狥于師二子同罪而獨殺顛頡刑已偏矣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急使來晉師求救○般音班急告我公曰宋人告急宋人以我舍之則絕若舍而不救則宋將絕晉而歸楚矣告楚不許若告楚令退師楚人必不許也我欲戰矣我雖欲與楚戰齊秦未可齊秦二國尚未肯戰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怒楚而與戰也先軫曰時先軫將中軍使宋舍我而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我而納賂於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齊秦使告于楚請退圍宋之師○藉才夜反我執曹君我晉國之君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又以二國之田與宋也不言執二國之田見執衛君者蓋衛侯已出故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之所愛者而二君見執則楚怒甚矣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齊秦必將奪則楚怒甚矣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與楚爭戰矣公說而私許之頑頑貫家

楚子昔厚待文公今復有此誥可謂厚意矣

伯遂執曹分曹衞之田以界宋人皆以激楚子之怒也楚子入居于申申邑伯焉在方城內故曰人也使申叔去穀所謂出穀者是也使子玉去宋所謂釋宋圍者是也曰無使晉而楚子戒子玉使勿與晉兵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晉文公以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故曰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而爲君險阻艱難山川之險阻道路之艱難備嘗之矣備嘗艱阻則知民之眞情僞與其詐僞盡知之矣情僞盡知則見識愈堅天假之年假公之子惟文公在是天假之年也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之患害天之所置此乃天意欲置之爲君也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而廢之乎軍志曰古之兵書有云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秦又來告歸我則是以服得宋可以歸矣○當去聲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侯知難而退志者蓋謂晉之力堪難以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有德不可與之敵也此三志者總上三志而言晉之謂矣言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也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鬬伯比之孫越椒也請戰者請與晉戰非敗于楚子求益兵與晉戰也○棼音焚

必其勝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爲賈常言過三百乘不能持之使讒慝之不行也○閒去聲王怒楚子使子玉去宋今乃請戰故怒之少與之師不多與子玉兵乃請戰故曰汝且許之定人之謂禮所以爲禮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衞侯而封曹衞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衞曹伯已見執失位故曰請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要晉先復曹衞然後我釋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子犯聞宛春之請而言子玉甚無禮釋宋圍爲晉之惠君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欲以復曹衞爲己惠不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急擊之不可失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爲未當故曰汝且許之定人之謂禮言宋定諸侯所以爲禮楚一言而定三國三國謂子玉以一言而定曹衞宋之是楚能定人不可謂無禮我一言而亡三國也我則無禮曹衞楚必亡宋是我不能定人而又無禮亡之是我無禮也何以戰乎以無禮敵有禮無可勝之道也不許楚言不許之復曹衞是棄宋也則楚必怒而滅宋也救而棄之本出兵以救宋而反棄之不怪我乎楚有三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有三施也○施

去我有三怨我一言而亡三衅也怨讐多矣將何以戰
聲我有三怨國是有三怨也此下是先軫畫策也攜
將何以爲取勝之道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離也言不如私許二國
使之告絕於楚楚執宛春以怒楚以激其怒既戰而後圖之與楚
是離楚之黨也
貢而後定計也公說文公喜先軫之策乃拘宛春於衛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
衛以離楚黨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皆破執宛春子玉怒使者破
絕故從晉師求戰晉師退退舍避楚軍吏曰以君辟臣晉文君也子玉臣也晉辟
怒楚是君辟臣也○辟音避下同且楚師老矣況楚師久出已疲困矣何故退而避之子犯
曰師直爲壯言用兵者以曲爲老以理曲爲衰老豈在久乎言師之老不以久出
故微楚之惠不及此文公過楚子享之送諸于秦故言微楚之惠則不至此退三舍辟之
也一舍三十里凡九千里也所以報也初文公與楚子云晉楚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故今以退舍爲報也背惠
食言背楚之惠而食前日報以亢其讎亢禦也讎謂楚也○亢音抗我曲楚

直如此則是晉之理曲而楚之理直其衆素飽楚師直氣不可謂老不可謂楚
充飽于腹不可謂老師老矣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而楚還師老矣
而楚兵亦歸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責于楚也若其不還設使我退
舍而楚兵不歸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臣乃不相遜也曲在彼矣如此則直在晉而曲在於楚矣
退三舍晉師退楚人欲戰子玉不可子玉獨欲戰晉侯
九十里楚衆欲止君退臣犯也
止不戰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慭天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慭秦穆公子
也城濮衛地名○天平聲慭魚覲反濮音卜楚師背酅而舍酅巳陵險阻之名楚兵
舍于其次恃有據也○酅音攜
冥晉侯患之患彼楚兵依憑險阻聽輿人之誦曰聽輿人之誦曰輿衆也恐衆畏險
田每每高平曰原以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盛然○每音梅原
舊謀新功不必念楚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勉晉文與楚戰
舍其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
而捷設使戰而得勝必得諸侯晉必霸諸侯也若其不捷設使戰而不勝表裏山河
晉國外河而內山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守人不能爲害也公曰若楚惠何言我過楚時受

楚之恩惠。欒貞子曰。貞子欒枝也漢陽諸姬。漢水之南眾皆姬姓之國與晉同姓楚實盡之。今楚盡滅之矣思小惠而忘大恥。思其贈送之小惠而忘其并滅同姓之大恥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戰以決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相擊也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晉文公夢與楚子相搏楚子決于晉文身上而以口啑其腦也○盬音古是以懼。懼其夢之不祥子犯曰吉。我得天。晉侯向上故曰得天楚伏其罪。楚子向下故曰伏罪吾且柔之矣。腦所以柔物者今人用猪腦瑣皮是也言楚子啑晉侯之腦則是我能柔之矣杜註云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耳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子上也前伯勞請戰于楚也至是請戰于晉也皆同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子玉輕敵之甚也君馮軾而觀之。軾車前橫木請晉君憑之以觀戲也○馮音憑軾音式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稱名謂我亦因得以寓目也○與去聲晉侯使欒枝對曰。使答鬬勃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聞君之命矣楚君之惠。謂前贈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敢忘楚君之惠故也是以在此。所以遲遲于此為大夫退。而為汝退三舍也○為去聲其敢當君乎。

子玉愎甚如何不敗以能收其卒故一敗

豈敢輒與汝相敵乎既不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止師之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鬬勃戒飭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戒爾楚兵之車乘○乘去聲敬爾君事。敬爾楚君之事詰朝相見。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也○詰起吉反晉車七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言驂馬之飾也皮在背曰韅約其胷曰靷腹帶曰鞅拘絆其足曰靽○韅曉見反靷吟引反鞅於兩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晉侯登此以觀晉兵○虛丘魚反曰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前而長者在後也○少去聲長展兩反其可用也。言其可用戰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以增益攻伐之具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玉之祖也百人為卒此蓋子玉之親兵也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安得不敗胥臣蒙馬以虎皮。胥臣即司空季子也時為下軍佐以虎皮蒙其馬先犯陳蔡。時陳蔡人屬楚右軍胥臣元犯之右師潰。陳蔡皆奔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時欒枝將下軍使輿曳柴起塵詐為眾走○遁徒困反楚師馳之

楚兵以爲眞遁故逐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狐毛將上軍狐偃其佐也以晉之上軍夾攻楚左軍左師潰楚左軍亦敗楚師敗績左右師皆敗是大奔也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穀食楚軍至於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至于此地○雍去聲作王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晉爲作行宮也

按呂東萊云晉文加兵曹衛以攻楚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激楚三舍避之以誘楚其施計如此自今觀之驕氣之人未有不墮人計中者

甯武子保身濟君僖公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于溫武子名俞踐土故聽其歸也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時從衛侯在外至是與國人爲盟焉宛濮地名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衛侯欲與楚而國人皆不欲故不和和協之故也以及此憂也以此故有今天誘其衷今者天意悔過而誘啟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皆降心順從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居于國內者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國之社稷乎不有行者設使衛臣無從君出行者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之牧養馬之圉乎不協之故今以前之君臣不和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大神誘衛人中心之大理也○誘音宥自今以往自今日爲始盟以既盟之後盟言既定之後行者無保其力羣臣從君出行者無以爲勞而自愛其力居者無懼其罪羣臣居于國內者不出從君而恐得罪無以有敢變今日之盟誓以相及也而以救則之事以相加者則神先君衛之代代之君實監臨之是糾是殛必糾正其罪以誅殛之也國人間此盟也衛國臣民間清武子之盟而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既入前驅射殺叔武而元咺訟于晉文公殺衛侯歸于京師囚之元咺歸立公子瑕衛殺元咺及公子瑕

按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臧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臧莊子謂甯武子忠而免之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戚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而拒之

侯獳使復曹伯僖公二

晉侯有疾文公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小臣也侯獳貨筮史者謂納賂于晉掌卜筮之官也○使曰以曹爲解侯獳意晉侯有疾必問于筮史故納賂于筮史使之豎音樹獳奴侯反以滅曹爲說也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筮史爲曹解說之辭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今君爲會而滅同姓君謂晉文也滅同姓者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曹叔爲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之穆也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屬昭故唐叔爲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爲兄弟之國今晉因會諸侯而滅之非禮也兄弟相滅故云非禮與衛偕命晉私許復曹衛言故云非信不與偕復今年復衛侯而不與偕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而食言故云非信同罪異罰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罪今乃復衛而不復曹非刑也罪同而罰則異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有兄弟之禮必須治以行之義以守禮既有兄弟之意以守之刑以正邪無禮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如此則無今皆舍棄之○舍音捨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服諸侯也公說晉文公聞筮史勸言而遂說之○說音悅孫月峯云曹伯之豎可謂有能矣非此一賂則涼薄之恨終不能釋然于心耳

辛卯三十年

燭之武退秦師僖公三十年

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秦穆公會之以其無禮於晉先是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雖受曹盟猶有二心于楚侯之狐言於鄭伯曰侯之狐鄭大夫國危矣言鄭國被圍其勢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亦鄭大夫師必退以燭之武善爲說辭必退秦晉之兵公從之鄭伯從之辭曰燭之武辭臣之壯也言我方年壯之時猶不如人尚無才能今老矣無能爲也已豈復能有爲哉蓋怨鄭伯當其壯年不早用之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因事急而求子子年時不能用汝今急而求汝

方且來汝救解是寡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己以自責也然鄭亡爲二國所滅子亦有不利焉國亡則恐汝出見秦君夜縋而出至夜乃懸城而下也○縋池爲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今我鄭國自亡若亡鄭而有益于君設使鄭亡而于秦有益也敢以煩執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其意益謂鄭雖亡而秦無益也越國以鄙遠越他國以遠鄙遠秦在西鄭在東而晉居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與秦爲邊邑尚隔越于晉國也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必難保守焉用亡鄭以陪鄰何必亡鄭以益晉乎鄰謂晉也言秦雖得鄭必爲晉所有也○焉音煙且鄰之厚晉之土地厚矣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必薄矣若秦能舍鄭以爲東道主若舍鄭而留鄭爲東道之主人益鄭在秦東故曰東道也○舍音捨行李之往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秦之使者往來東道其共乏困資糧扉屨有所乏困則能供給之○共音恭君亦無所害如此則于秦君何害之有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言前此晉惠公曾許秦君以河外五邑朝濟而夕設版焉惠公朝濟河其

夕卽設版築以守二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之事乃穆公所素知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無所厭足○厭於艷反既東封鄭彼既滅鄭以闕其東方之封疆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鄙晉將又若不闕秦闕猶滅也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欲大其西方之封疆也闕秦以利晉何取之以肆其西封也謂晉必爲秦害○焉音煙唯君圖之事勢利害如此惟秦君自裁度之秦伯說穆公聞燭之武之言而說之○說音悅與鄭人盟背晉而私與鄭人爲盟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三子皆秦大夫反爲鄭守○戍音庶反乃還秦伯自還子犯請擊之請伐秦師公曰不可晉文公不肯言我非秦伯之力無緣得爲晉君○夫音扶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因秦之力而反害秦是不仁也失其所與不知秦不同心而謀與之同伐鄭乃是不知也○知音智以亂易整不武二國整師而來反亂以相攻擊是不武也吾其還也有此三失不如吾亦還也亦去之晉師亦去鄭也

林非齋曰晉乃秦之敵也鄭近于晉而遠于秦則鄭又秦之唇唇亡而齒有不寒者乎故秦伯不但不圍而且戍鄭也

僖公三十二年

蹇叔諫襲鄭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人使我司北門管籥若潛師以來鄭可襲也我當內應而鄭可滅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公以其事問蹇叔曰勞師以襲遠勞兵事掩襲遠方之國非所聞也我未聞師勞力竭其力必盡遠主備之方能濟事師而襲鄭國可得也其君必知之鄭必知之鄭國圖之事師之所爲秦兵所不知設備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可得師勞力竭必有悖心必生悖逆之心而妄爲其不知之理勤而無所而無所得後三師無功遂滅滑而還公辭焉穆公秦之所爲誰人不知秦兵勤勞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

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且行千里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

使出師及滑滑鄭邑名不知誰人不知秦之所爲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出師及滑滑鄭邑名不知誰人不知秦之所爲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出師及滑滑鄭邑名不知誰人不知秦之所爲豈可潛師而得鄭乎公辭焉穆公以辭拒之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出師及滑滑鄭邑名

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乞名術白乙名丙其言遇之至滑而遇秦兵以乘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弦名高者將賣買于周也遇之至滑而遇秦兵以乘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弦名高者將賣買于周也遇之至滑而遇秦兵以乘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弦名高者將賣買于周也遇之至滑而遇秦兵以乘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弦名高者將賣買于周也

晉先牛十二年○稿師韋先以四月秦兵行千里而致十二年○先去聲君聞

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弦高假稱秦師欲攻其謀故詐言鄭君曰敝邑聞汝高假稱秦師欲攻其謀故詐言鄭君曰敝邑聞汝高假稱秦師欲攻其謀故詐言鄭君曰敝邑聞汝高假稱秦師欲攻其謀故詐言鄭君曰敝邑聞汝

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勞汝之從者○從去聲淹我國爲汝從者淹留于此○爲去聲居則具一日之積汝秦兵居此乎則鄭當爲具一日之積也積謂蔬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兵行乎則鄭當爲備一宿之衛也衛謂以兵送之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馳今之馬遞也遽告于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犒秦師即使傳遽告其事于君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犒秦師即使傳遽告其事于君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犒秦師即使傳遽告其事于君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犒秦師即使傳遽告其事于君

則束載厲兵秣馬束載厲兵秣馬皆養鳥獸之具秣馬食馬也束載厲兵秣馬皆養鳥獸之具秣馬食馬也則束載厲兵秣馬束載厲兵秣馬皆養鳥獸之具秣馬食馬也則束載厲兵秣馬束載厲兵秣馬皆養鳥獸之具秣馬食馬也

使皇武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焉使皇武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焉使皇武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焉使皇武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致辭焉

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之內應也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之內應也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之內應也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之內應也

以待秦師之至而爲之命于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淹久困鄭國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脯資糧也脯腥物曰饔牛羊豕曰餼牽言我鄭國脯資餼牽已盡無所以留汝○餼許既反爲吾子之將行也爲汝之將歸秦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亦如汝秦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麋鹿以爲囿之麋鹿匹使鄭得閒何不自取原圃之麋鹿以爲行資以閒敝邑匹暇免于館待

之勞若何可乎不可乎杞子奔齊杞子卽掌北門之管者知謀泄不行故出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二子與杞子同成鄭者故出奔宋益三子以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至鄭人來犒師故知其有備也不可襲也可取也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備而不可勝也圍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少而無以繼也吾其還也不如還師而滅滑而還此蹇叔所謂勤心也

孫月峯云弦高以一商人能禦秦師使鄭有備則亦異人也後又不受賞而逃寘鴻于千里弋人何篡殆非春秋人物矣

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原軫卽先軫貪而貪于得鄭以勞瘁其民天奉我也此乃天與我以勝秦之機會也奉不可失天意不可失也敵不可縱敵國不可縱也縱敵患生縱敵國而不討是生患也違天不祥違天意而不須是不祥也必伐秦師必邀秦師而伐之

繼枝曰未報秦施言秦穆公有納文公之施晉尚未能報之心施去聲下同而伐其師又從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言以君死而卽背秦施殆非不死其君之意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晉文公新卒秦無哀悼之心而伐吾同姓鄭與晉同姓而秦反興兵伐之秦則無禮是秦以無禮待我也何施之爲前日之施何足爲乎吾聞之所聞如下文所一日縱敵一日有敵國而縱之不治數世之患可謂死君乎此乃爲子孫除數世之患所以不死其君者也遂發命從先軫之言遂發命而興申兵遽興姜戎遽姜戎之戎屬晉者遽興其兵以同伐秦師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墨染其衰而加絰也衰音催絰音迭敗秦師于殽果如蹇叔之言敗必遇反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也之三帥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也請于襄公求免三帥所類反曰彼實構吾二君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憾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甥舅不以爲厭足也食其肉猶不厭言不勞晉君討三帥之罪也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于秦以就刑戮以逞寡君之志

庶幾使我秦君得逞其志以戮此三人也若何。此為可公許之。襄公從其請而釋秦三帥先軫朝○朝音潮問秦囚。先軫問襄公所囚秦三帥何在曰夫人請之。襄公言文嬴請三帥歸秦吾舍之矣。吾已從其請而縱○舍音捨先軫怒。公縱之故先軫怒之曰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拘執三帥于原野之間婦人暫而免諸國。乃聽婦人卒暫之言而遽免三帥于國內縱軍實而長寇讎。言彼三帥者既知吾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自縱敵以長其寇讎也○縱子用反復是我長其寇讎也。亡無日矣。如此則吾亡不久矣不顧而唾。不顧君臣之分而唾罵襄公也○唾吐臥反公使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陽處父追還三帥及諸河至河乃則在舟中矣。三帥已登舟渡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左驂所乘馬以公命追及之贈孟明。許贈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也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是計遂不欲使孟明還拜謝囚而執之也復還但于舟中稽首○稽音啟君之惠。言謝晉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不殺我纍囚之臣以釁鼓也以答之○釁許覲反其血以塗鼓○釁音向倫退反覆許各反使歸就戮于秦。使我得歸于秦以就君之刑戮寅君之以為

戮而我秦君治我戮師之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感荷君恩我身雖死而此恩不朽腐也若從君惠而免之。若賴晉君之惠而使得免于戮三年將拜君賜。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也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敗穆公乃素服以待于郊次鄉師而哭。向秦兵而哭以自責也○鄉音向曰孤違蹇叔。稱孤以自貶損也違蹇叔之言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囚辱于晉謂三帥也孤之罪也。此皆我之罪也不替孟明。不廢孟明而取敗孤之過也。此又是我用之以取敗孤之過失也大夫何罪。言非三帥之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言三帥雖有以掩其終身之善也一敗之過而我亦不

按秦誓作于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

二年

二年

日季以薦卻缺受賞。僖公三十三年

白季使。日季卽司空季子也為文公出使于他國○使去聲過冀。行過晉之冀邑冀缺缺也時在田中耘苗其妻饁之。卻缺之妻往饋之食○饁于輒反又于劫反敬相待如賓。夫妻相敬

如對賓客與之歸白季嘉之遂言諸文公曰。薦卻缺于文公而使用之敬德之聚也。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其心故曰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今卻缺能敬能聚其德也能聚其德民有德者可用之以治民也君請用之。使文公用之卻缺也臣聞之。臣之所聞如下文所云出門而敬如見大賓承事而敬如祭。如祭大神仁之則也。至敬如此則心存而不失是爲仁之準則也公曰其父有罪。焚公宮而弒文公可乎。言其父有罪可用其子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言鯀澭洪水舜治其罪而殛死于羽山○鯀音衮其舉也興禹。鯀有聖子是爲大禹能治洪水舜復舉而用之管敬仲桓之賊也。管仲從公子糾伐齊射中桓公帶鉤是桓公之仇讎也實相以濟桓公能用管仲爲相以濟伯功○相去聲康誥曰。康誥周書篇名所引書與今康誥文不同父不慈。爲父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疾厥子也子不祇。爲子而不敬其父即今康誥所謂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也兄不友。爲兄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兄亦不念翰子哀大弗友于弟也弟不共。爲弟而不恭其兄即今康誥所謂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也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而此言不相及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子有罪而及其父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不以弟有罪而及其兄也詩曰。詩邶國風谷風篇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根也言采葑采菲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葉猶用人才者不以其父有惡行而廢其子也○葑音封菲音匪君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之可食者足矣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從白季之言而用郤缺也反自箕。至是襄公收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死狄故命之代其父將中軍也周狄于箕而還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復與之冀。復與以其父冀芮之封邑○復扶又反

晉臣。晉臣卽白季也先茅人名以故取其縣以賞白季周禮再命受服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白季有舉卻缺之功故賞之以一命命卻缺爲卿。以卻缺有獲白狄子之功故命爲卿周禮一命受職

文公

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陳明卿云白季不忌人之賢故能薦賢此與公叔文子薦僕同一爲國盛心云

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謚

乙未 周襄王二十七年 陳共公十一年 晉襄公二年 齊昭公七年 秦穆公三十四年 楚成王四十六年 衛成公九年 蔡莊公二十年 鄭穆公二年

魯閏非禮 文公元年

魯於是閏三月。言置閏之差也按漢律曆志謂閏當在此年十一月之後則以閏三月爲太近前也按註則又謂閏當在僖公之末年則以閏三月爲太近後也此二說不同而未知其爲孰是也**非禮也。**言于禮不當在此月置閏

先王之正時也。左氏因言先王治曆明時之法

履端於始。曆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其時日月五星皆起于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爲步占之端故云履端于始也

舉正於中。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之月則中氣在朔後之月則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故云舉正於中也

歸餘於終。置閏之餘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個時辰也而一歲十二個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個時辰無所歸著是爲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爲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小盡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當餘十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個閏月是爲一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閏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寒暑不忒故民心無疑惑

歸餘於終事則不悖。置閏得宜則四時得所故作事無致悖亂之悖音背

巨瓊山云古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玉藻亦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乎其中此言天王聽朔之禮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私自置閏是又干大朝授曆明時之典矣書曰非禮譏之也

楚太子殺成王 文公元年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楚子成王也商臣穆王也訪諸令尹子上令尹子上鬬勃也時

婦人容易見其本性故一激便吐露

爲令尹成王以立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言成王年尚少而又多愛言愛子之太子事訪而謀之舉謂立爲君也恆在少者國得情不黜乃亂也既立而又黜之必召亂也楚國之舉專立者未必長子且是人也人指商臣鑐目而豺聲豺聲如豺聲忍人也此人必殘忍敢行不義不可立也接去年商臣譖殺子上正爲此事也弗聽王不從其諫既又欲立王子職王多愛又欲立商臣而黜太子商臣已立而復欲黜之商臣聞之而未察雖聞其事未察其實告其師潘崇曰師商臣以廢立之事告之若之何而察之問潘崇何策可以察其實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之妹嫁于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芈必怒而言其實也芈音米如潘崇之所教江芈怒商臣不敬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之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女不知敬長如此則楚王將殺汝而立王子職乃其宜也女音汝告潘崇曰信矣商臣聞之告其師曰其師商臣能爲職事果如此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商臣能事之乎曰不能商臣言我不能出奔乎曰不能能出奔也能行大事乎潘崇又問能行大事乎請糾君也曰能商臣言我能行大事請糾君也曰能則能之甲而立王子職乃其宜也○女音汝告潘崇曰信矣商臣聞之圍之王縊成王自縊而死商臣立是爲穆王

臧文仲縱逆祀文公二年

秋大事于太廟大事禘也魯用天子禮故有禘祭之逆祀也閔僖雖非父子然僖以臣繼君有父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宗伯禮官也尊僖公弗忌意欲且明見曰弗忌明言其意之如字吾見新鬼大新鬼謂僖公也既死時年五七八歲又爲兄故謂之大故鬼小故鬼謂閔公也死時年方也故謂之小先大後小先僖公是先大順逆又以爲順躋聖賢又以僖公有聖賢之德故升而居上明也弗忌不知失禮反以爲明順禮也明且順合于禮君子以爲失禮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禮無不順大凡君子之論以斷其非禮事

無不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逆之今乃逆而行也可謂禮乎失禮順者可謂禮也言不先父食久矣其祭子祭廟不以子先父也言子雖齊聖齊肅也聖通明也齊敬也子雖有齊聖之德久矣者蓋下文將引古事爲證也○先去聲下同故禹不先鯀鯀禹父而禹子也湯不先契契音泄湯聖人也而祭不先于契而湯其十三世之孫也○契音泄文武不先于不窋不窋者不窋爲遠祖而文武世遠孫也不窋乃后稷之子也○窋知律反宋祖帝乙宋始封之君微子帝乙之子也鄭祖厲王鄭始封之君桓公厲王之子也猶上祖也言之國不以祖帝乙厲王爲不可而猶尊尚之也是以魯頌曰詩魯頌閟宮篇春秋匪解頌魯僖公春秋享祀無有解倦○解佳賣反饗祀不忒其所享祀皇皇后帝皇皇美也后帝天之主宰也魯頌僖公祭天而以君配之也君子曰禮謂魯頌之言合于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皇祖后稷皇君也言祭天而以君祖后稷配之也所以合禮者謂后稷雖親而必以帝爲先也如字詩曰詩邶國風泉水篇問我諸姑衛女思歸不得設言得問於諸姑歸則先致問於諸姑遂及伯姊然後致問于諸姊也伯長也君子曰禮謂此詩之言合于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所以合禮者謂其姊雖親而必以姑爲先也仲尼曰孔子後來論斷臧文仲之事臧文仲其不仁者三處心不公故曰不仁不知者三見理不明故曰不知○知去聲下同下展禽柳下惠之賢而屈在下位使使其利澤不及于民廢六關六關所以禁絕佚遊而惡廢之殊失重農之意妾織蒲使妾織蒲爲席以與下民爭利三不仁也此所謂不仁者三也作虛器爲藏龜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器也縱逆祀夏父弗忌逆祀非禮而弗禁之元年於魯三不知也此所謂不知者三也

爰居爰居海之大鳥也止於魯東門外而使國人祭之

李九我云僖公雖庶兄然嘗爲閔臣廟祭之禮不宜置閔于僖公之下逆亂尊卑不可之甚

三年

穆公專任孟明文公三

秦伯伐晉報彭衙之役也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必死之意取王宮及郊王宮與郊皆晉地也晉人不出去年趙衰言秦師必避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濟先渡河處舟已焚矣故自茅津而封殽尸而還殽之敗已久矣蓋埋藏其骨也遂霸西戎秦穆遂爲西邊戎狄之伯用孟明

也不以孟明敗軍而終始信用之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用人專一不以一惡而棄其善與人之壹也用人周備不以終始而有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不以敗事而生懈怠之心也○解居賣反下同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有思慮之益子桑之忠也論子桑之忠如下文所云其知人也能知孟明之賢能舉善也遂薦于穆公而用之是能舉善也詩曰詩召南國風采蘋篇于以采蘩蘩白蒿也于沼于沚言采蘩于沼沚之中也沼池之方者○沚音止于以用之用謂供而進之公侯之事言蘩雖至微之物而可用之于公侯也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小善則采蘩也夙夜匪懈詩大雅烝民篇美仲山甫自早至夜無所懈怠以事一人盡其心力以事天子孟明有焉言孟明事君不懈如仲山甫也詒厥孫謀詒遺也詩大雅文王有聲篇美武王能詒其子孫以善謀也以燕翼子燕安也翼成也謂言子桑舉善能爲秦子孫之燕翼也能安成其子孫也子桑有焉

徐九一云曹洙將魯三戰三北遂一劒而名傳魯地孟明將秦摧折屈辱濟茅津而秦霸西戎是知非秦穆魯昭不識二將徵孟明曹洙而秦魯亦無繇以興賢君良佐其相與有成大都如此

己亥五年

甯嬴論處父。文公五年

晉陽處父聘于衛。衛服晉而請成故使處父聘之反過甯。甯邑名甯嬴從之甯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行至溫邑而甯嬴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言處父爲人商書曰。今周書洪範篇箕子商人所說故傳稱商書也沈漸剛克。克能也惟深沈不暴露之人爲能剛也○沈持林反漸音潛高明柔克。惟高明不閡弱之人爲能柔也夫子壹之。夫子稱處父也壹之之意思也其不沒乎。必不得其死也天爲剛德。天乘陽故其德爲剛猶不干時猶且寒暑相順不用純剛況在人乎。況爲人而可不至猶草木有華而不結實也怨之所聚也。自專惠而實不至衆人皆怨之犯而聚怨。用剛則犯不實聚不可以定身。如此則不能安定其身必遇害也余懼不獲其利。言我之所懼者以其華而

不實故不獲其利也而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而我有難我所以去之也 是以去之無明年晉果殺陽處父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者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悅不可將處父出射姑怒焉刺處父于市而走

庚子六年

趙盾作政 文公六年

晉蒐于夷 夷晉地名春狩曰蒐 舍二軍 僖公二十七年晉初作二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 舍音捨 使狐射姑將中軍 射姑狐偃之子賞季也 趙盾佐之 盾趙衰之子 陽處父至自溫 去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晉故曰至自 溫晉地 易中軍 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 成季卽趙衰也湯言故黨于趙氏 所以阿黨于趙衰之陽子成季之屬也 父曾爲其屬大夫

父且謂趙盾能 處父又稱子且謂趙盾能 盾自言才能 曰使能國之利也 處父言任使才能乃晉國之利也 是以升之 所以自中軍之佐升之而爲帥也 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 宣子盾謚也晉中軍帥乃執政之官制國事典之常法正法罪 正罪法辟刑獄 辟末決之刑獄之輕重 辟卑亦反 董逋逃 督有罪而逃竄者 由質要 用契券以防雖欺 治舊洿 治理舊日之洿 本穢 穢洿 本禮秩禮所以辯上下故正其本 續常職 常職所以守世業故續其後 出滯淹 淹滯 才之官也陽子處父 位既成 宣子所爲國政既成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太師太傅晉之首也宣子以成汙付之二子 ○大並音太佗徒河反 使行諸晉國 使二子行其法于晉國 以爲常法 以爲一定之法

黃石齋曰宣子之賢本非射姑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之故人有黨于趙氏之議宣子其不幸而爲處父之黨者

論秦三良殉穆公葬 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子車秦大夫鍼虎名 子車氏兄弟殉 皆秦之良也 言三子皆秦國之善人 國人哀之 秦國之人莫不哀之 爲之賦黃

人刺穆公○爲去聲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
鳥。秦國風黃鳥詩字云國人
以人從葬而作是詩也○爲
也宜哉言其僅霸西戎而不
能爲中國之盟主者固其宜也今死而殺之是
棄民
也先王違世古者先王之將
猶詒之法遺同上而況奪
之善人乎。何況善人乃所以輔
子孫者而可奪之乎詩曰詩大雅
人之云亡召旻篇人謂善人亡與
無善人之謂。釋人之云亡
同邦國殄瘁。善人亡則邦國珍絕而
卒病也○瘁似醉反
人之
謂也若之何奪之。況有善人
而奪之乎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言古之聖
王知有生
必有死而其命
不可以長久也是以重建聖
哲。聖通明也哲智也重建
者言所用非一人也樹之風
聲。因土地風俗
而立之聲教分之采物。旗旌衣服之采章物色
各有分制○分扶問反著之話言。著立
善言以教後世
○話戶快反爲之律度。律十二律也度丈尺此同律度
量衡之言舉二者以見其餘耳陳之
藝極。開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
藝極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爲標表威儀
以引導天下子之法
制子即與字法制謂冠昏
喪祭之禮○冠上聲告之訓典。訓典謂先
王之書也教之防利。教斯
民以

防患
興利委之常職。委任官司
之常職道
之以禮。導民以禮者所以防民之
僞而教之中也○道音導
使丗之其土宜。周禮以土宜
地之利以遂其性也○丗音無
而後即命。然後民稼穡蓋使其因
羣臣下至于徒隸
皆有所倚賴也而後即命。自古聖
雖死而無憾也聖王同之。王無不
如此今縱無法以遺後嗣。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
法以遺子孫○遺去聲而又收其良以
死。而又收其善人難以在上矣。如此則邦國殄瘁難
使之殉葬以死
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之子孫不能復征討東方諸
侯而爲
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
魯使之行聘禮
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以行。行父聞
論語言其三思而後行此亦一事也
此禮○焉於虔反
文子曰備豫不虞。其從者
古人之
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要用而後求
則卒難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
之又何害焉

趙宣子議立君。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果如文子所料靈公少。靈公襄公之子名夷皐其年尚少 晉人以鄭故。晉人恐其國之多難○難去聲下同欲立長君。故欲舍靈公而別立長君○長展兩反下同 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之子杜祁所生好善而長。好去聲下同 先君愛之。先君文公愛惜此子且近於秦。時公子雍仕于秦又秦去晉爲近迎之甚易也○近去聲 秦舊好也。秦國舊日兩晉文公相好 且善則固。好善而立之則順。事長則順。年長而事之則其理固 立愛則孝。立先君之所愛則爲孝矣 結舊則安。結舊日之情好則可安矣 爲難故多難之故○難去聲欲立長君。所以欲 有此四德者。固也順也孝也安也難也兼有四者之德難 必扞矣。則必除晉國之難矣○扞常旦反 賈季曰。賈季狐射姑子懷嬴所生 不如立公子樂。樂亦文公 立其子。立辰嬴所生 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公之妻懷嬴也後又納于文公故云嬖于二君也 立之。辰嬴之子 民必安之。以其母之嬖也 趙孟曰辰嬴賤。言其位卑 班在九人。自夫人以下其位列在第九 其子何震之有。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且爲二嬖。正妾不事二夫今乃嬖于二君淫也。是淫邪也 爲先君子。雖爲文公之子不能求大。不能求大國而在之 而出在小國。而出在于陳之小國 辟也。是偏僻遠也○辟音僻下辟同 母淫子辟。母則淫其子子則辟其母 無威則辟。無威則辟民誰畏之 陳小國而只遠無援。陳小國而只遠不能爲援 將何安焉。無威無援民將何以安之 杜祁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杜祁公子雍之母也君謂襄公也 讓偏姑而上之。文公正夫人文嬴也杜祁本姑生襄公爲生子之故乃遜偏姑使居第二在已上也○偏音遍姑其吉反 以狄故。文公爲公子時出奔于狄 讓季隗而已次之。以季隗是文公在狄所娶故又遜季隗使居第三而已居次也○隗五罪反 故班在四。杜祁本班在二讓此二人故居四也 先君是以愛其子。杜祁之子也 故班在秦。使子雍仕于秦 爲亞卿焉。爲秦亞卿言其位也 秦大而近。秦國大而且近 可托爲援。可托 母義子愛。遂偏姑事季隗故曰母義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 足以威民。有威而民畏之 立之不亦可乎。立公子雍夫何不可之有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

會隨季也趙盾使二子如公子雍于秦

孫月峯云是舉也夷皐不宜立則不宜聽壞嬴以畏偪姑其當立則不必求公子雍所謂大事而能斷者也卒之令狐之役既以背秦又違先蔑夷皐竟以亂國宣子終居弒君之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有以也夫

辛丑七年。晉靈公秦康公元年

樂豫諫去羣公子

宋成公卒。子杵臼立是爲昭公**昭公將去羣公子。**恐公族盛大爲已害故欲殺之**樂豫曰不可。**樂豫戴公元孫爲宋司馬**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譬如樹木公室猶木公族猶枝**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猶木無枝葉則本根何所庇蔭**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詩王國風葛藟篇以葛藟比王族也**況國君乎。**何況爲一國之君而可去公族之庇蔭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俗語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蔭尋斧以害之也**人不從樂豫之諫**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族正昭公所欲去者故帥國人以攻昭公**六卿和公室。**六卿謂左帥右帥司馬司徒司寇也宋先代之後故備六卿之官和公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卽。**樂豫亦公族也卽昭公之弟也樂豫以司馬遜之者欲以示公族之賢也

○舍音捨下同卽音昂

徐九一云詩人有言介人維藩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公不施德以固羣公子謀欲去之令人有被枝傷根之感云

趙盾立靈公 文公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從趙盾之召也**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襄公夫人太子靈公夷皐晉人欲立長君故啼于朝**曰先君奔公之太子何罪。**言先君奔公有何罪其嗣亦何罪**且襄公亦有何罪。**言襄公有何罪**舍適嗣不立。**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乃召公子雍于秦而立之將

焉寘此將置此子于何地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抱太子以往宣子之家頓首于宣子夫人拜宣子而頓首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子而付託于宣子曰此述襄公付託之言此子也才此子若成其才吾受子之賜則是我受汝教子之賜也不才此子若不成其才吾唯子之怨則我怨汝之不教吾子也今君雖終今襄公雖已死矣言猶在耳而襄公之言猶在宣子之耳也而棄之今外求君是棄先君之言也若何君之何而棄之

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時靈公雖小貨質不美諸臣皆知其必無道而不可立又以天人爲患且畏偪且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己○偪音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遣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人而立靈公故背之也○背音佩以禦秦師時秦康公用兵送公子雍故宣子遣兵禦之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公子雍而受之秦則賓也則是秦爲晉之賓客也不受若不受之寇也則是秦爲晉之寇讐也既不受矣今既自立君而不受公子雍矣而復緩師而乃緩於進兵○復扶又反秦將生心則秦必生計謀爲己害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而制人足以奪敵人之戰心○先去聲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讐當如追逃因者言不可少緩也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之善政也訓卒利兵教訓士卒整頓兵器○卒子忽反秣馬蓐食秣飼也蓐食謂早食於寢蓐也○秣音末蓐音辱潛師夜起潛猶密也夜起所以掩秦之不備也敗秦師于令狐晉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先蔑奔秦先蔑迎公子雍者爲宣子所背故奔秦也士會從之上會同迎公子雍亦同奔也

李九我云趙盾見秦送公子雍宜委曲以致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戰何得目其爲寇而潛師以襲之耶悖亂如此所以召靈公桃園之弒也○唐荊川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穆嬴之詞雖懇切且當以立長告之奈何以抱啼爲患而竟阻立雍之議乎弒君之禍亦盾致之也此太史所以書也

郤缺諷趙孟歸衞田文公七年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爲政故郤缺言之日衞不睦言往日衞國與晉國不睦故取其地元年先且居晉臣伐衞而取戚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

左傳句解 卷二 僖公 類石武注

示威。則無以示諸侯威警之意服而不柔至是衛服以柔之何以示懷則無以示諸侯懷撫之意非威非懷既不示盛又不示懷何以主盟則無以爲諸侯之盟主也子爲正卿右軍將皆命卿宣子將中軍是晉之正卿也以主諸侯。而相晉國以爲諸侯盟主而不務德。而不務威懷將若之何。將如諸侯何哉夏書曰。今虞書大禹謨篇戒之用休。謂人有善則勸戒之以休美董之用威。人有罪則董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又勸勉以九功之歌使人歌而樂之勿使壞。永使九功不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以下釋書之意謂九功之九歌所以謂功惟敘則其德皆可歌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合六府與三事所以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天之所生如府藏然所以謂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謂正民之德利用謂利民者則六府不能以常存三者皆君之所制厚生謂厚民之生無此三所以謂之三事也然三事之中正德爲本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從其宜而行之所以謂之德無禮不樂在上爲政無禮則民不樂樂者九功之德皆可歌今宣子無德以主盟是無可歌也其誰來之遠者不來近者不悅則謂衛也何不使衛人歌宣子之德乎。盍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衛也何不使衛人歌宣子之德乎盍諷宣子使歸衛田也宣子說。悅戒之田于衛。說音悅張侯初曰人已服矣而歸其田乃盛德之事也宣子其知之矣

甲辰十年。

陳侯鄭伯盟楚子于息。文公十年

甲辰十年。陳侯鄭伯盟楚子于息。息楚地名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厥貉亦地名時晉靈公少楚欲與晉爭伯故陳鄭蔡三國皆從之。貉音陌將以伐宋。以宋服楚故伐宋華御事曰。御事華元之父也。御音語楚欲弱我。言楚以宋爲弱故伐之先爲之弱乎。何不先示之弱而服之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呼宋其戰故云然也我實不能。言我宋實不能與楚爲敵民何罪。君與楚戰是使宋民無罪而死于敵也乃逆楚子。宋畏楚強遂迎楚子勞且聽命。遂郊勞楚

子且聽其命馬○勞去聲遂道以田孟諸宋遂引導楚子畋于孟諸之澤○道音導宋公爲右孟田徽嘻名時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文之無畏子鄭伯爲左孟諸侯田者旱爲命諸侯從田者早爲命駕且載燧以取火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無畏僭于舟曰。文之無畏字子舟國君不可戮也。言宋諸侯也○扶救栗反公乃弭國之君不可辱之子舟曰當官而行。謂當官行刑何強之有。不以宋公爲強而畏之也詩曰。詩大雅烝民篇刪亦不吐。詩美仲山甫雖有柔德而不吐露柔亦不茹雖有柔德而又不含茹其德如此故能不畏強禦也○茹音汝毋縱詭隨此詩大雅民勞篇言無縱此詭隨人無正心者○毋音無以謹罔極以謹防彼無中正之人也是亦非辟強也釋詩之意以爲此皆非畏強而避之者也○辟音避強平聲敢愛死以亂官平。吾敢愛惜一死以亂官事乎爲宣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本

丙午十二年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孟明敗于殽晉將伐晉。先是秦雖于晉爲晉所敗故欲伐之襄仲辭玉。言魯納公子使寧襄仲辭其玉也曰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我魯先君之好○好去聲下同照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臨我之魯國鎮撫其社稷以鎮安撫存社稷。重之以大器。重申也大器謂玉也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也○重去聲寡君敢辭玉。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而辭之則是先聘而辭玉則是先聘而辭之也寡君敢辭玉。言敝邑不厚之曰大器故寡君不敢受也○敝他典反不足辭也。言敝器不必辭也主人三辭。襄仲三辭之不必辭也主人三辭。襄仲三辭之曰敝器○敝他典反不足辭也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周公之子也言我秦寡德之君願蒙福于魯公使得事魯君也○徼古堯反寡答曰。西乞術復答云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出聘必告先君之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下臣西乞自稱也不敢斥言尊者故云致諸執事也以爲瑞節。節信也圭玉所以專信故云瑞節要結好命。要約國結和好之命○要平聲藉此而通秦君之命所以藉寡君之命○藉在夜反結二國之好。以結魯秦二國之和好也是以敢致之。所以敢致之者是以結二國之好也

隙而敢攻我乎。襄仲聞使臣之辭命和其能國乎。遂故知秦有君子也 千軌事也襄仲曰不有君子。言無君子則不能立國也國無陋矣。言以此見天下無陋無文之國也厚賄之。于是厚其贈送之禮○秦伯伐晉報七年令晉人禦之。禦秦兵也與駢曰。時與駢佐晉上軍 秦不能久。言秦不能忍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壘高也固軍謂軍所舍之處欲堅固也待之謂不與戰而待其自弊也從之。從與駢之謀 秦人欲戰秦不能故欲戰也秦伯謂士會曰。時士會出奔在秦 若何而戰可與晉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臼與駢言與駢乃趙盾之屬人夫新出而佐上軍者必實爲此謀。必實與駢設爲深壘固軍之謀將以老我師也。爲此謀者將以固我秦師也 趙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庶子之長是晉君之女○壻音細有寵而弱。爲君壻故有寵年少故弱不在軍事。未嘗涉歷好勇而狂。性又好勇而狂倡汪敢爲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言其意正欲敗與駢之謀也○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兵其可則趙穿必怒而可以得戰矣 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之謀也趙穿追之。趙穿好勇而狂故自往追之不及秦軍暫往而即還退故追之不及反還軍怒曰裹糧坐甲。裹糧是包裹餱糧坐甲戰則被甲未戰則坐之于地也○裹音果 固敵是求。凡若是者將以求敵戰也敵至不擊。今秦兵至而不與之交戰將何俟焉。將欲待何事也軍吏曰將有待也。言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有所待也 穿曰我不知謀。趙穿言我不知此謀將獨出。我將獨出與戰乃以其屬出。以其私屬之兵自出 宣子曰趙宣子中軍帥秦獲穿也。設使趙穿爲秦所獲秦既勝晉而歸我何以報晉將何以雪此恥乎 乃皆出戰。于是晉兵皆出以與秦戰 交綏。綏退名也言兩軍纔交戰而遂退 秦行人夜戒晉師曰。秦之使者夜戒晉師與約戰期 兩軍之士皆未慦也。言秦晉之兵皆未有大傷○慦魚刃反 明日請相見也。明日再戰以決勝負 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言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聲失常節也○使去聲 懼我也。以此見秦之兵必乘晉也 將遁矣。秦兵必乘夜逃歸矣 薄諸河。晉若迫秦兵于河而伐之 必敗之。則晉必敗秦兵

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胥甲下軍佐也與趙穿皆惡臾駢者死傷未收而棄之言晉軍有死傷者未收恤乃棄之而去不惠也。如此則非恩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秦兵期約明日再戰今晉兵不待期乃欲薄而戰之于河無勇也。如此則非勇敢也乃止晉兵遂止秦師夜遁。果如臾駢之言

張侗初曰史駢料敵之謀奇而中如此國家有是人亦幸矣夫

丁未十三年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爲莊王陳共公卒子平國立是爲靈公

晉人謀反士會。文公十三年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患其輔秦強盛爲晉國之害也趙宣子曰。宣子謀其事于諸卿隨會在秦。七年先歲士會奔秦賈季在狄。賈季狄難去聲之害也○若之何。問將何以處之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父也嘗將中行因以爲氏○行音杭請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功故請復之卻成子曰。成子郤缺也卻音郤賈季亂六年賈季爲亂且罪大於隨會。處父不如隨會。不若復賈季能賤而有恥。賤則貶而不可恥辱柔而不犯。雖柔而不可干犯其知足使也。又有才智可以任使○知音智且無罪。其也奔也乃宣子背之非其罪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閔公元年封畢萬于魏壽餘其後也晉使壽餘詐以私邑降秦以誘士會。因用計密誘士會歸晉也執其父狐偃有才智可以奴下同使夜逸。使壽餘夜走而降秦請自歸於秦。請以魏邑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壽餘躡士會足者欲使知之歸于晉也○躡尼輒反康公帥師于河西魏人皆在河東西將以取魏也。魏人在東。魏人詐爲降秦之勢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言請舊是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夫音扶與先行。吾與此人先往與魏有司謀之使士會肯曰。晉人虎狼也。言晉人性如虎狼不可信也若背其言。設使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臣死。則我必爲晉人所殺也妻子爲戮。妻子在秦必被誅戮無益於君。亦無補于秦也不

左傳句解卷二十僖公

晉公子重耳之

可悔焉。如此則悔之何及矣秦伯曰若背其言。言設使晉背其約而不以魏降所不歸爾咎者有如河。康公指河爲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會妻子皆在秦恐背約歸晉而秦必殺其妻子故僞辭不肯行以探秦伯之心而秦人信之以爲實然故墮其計也乃行。士會乃渡繞朝贈之以策繞朝河而東秦大夫也知士會歸晉故以鞭策贈之○朝如字無謂秦無人。言汝莫謂秦國無人才而不知汝之謀也吾謀適不用也言我已告之於君而君不聽用不然汝豈能歸哉既濟。士會既魏人渡河魏人也會歸也○譟先到反譟而還。不背指秦人歸其咎。不歸咎於秦人河之言○郤文公卜遷于繹鄰將遷都繹邑卜其吉凶史曰。卜史言民利而不利於君。卜史言民利而君則不利郤子曰。苟利於民。言誠利於民矣孤之利也乃是君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斯民而必以君爲之立君以利民也天意但欲爲君者能利民也民既利矣。今卜之而曰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也○與去聲左右曰命可長也。文公左右之臣諫之曰不遷則君命可長也君何弗爲君何不爲長郤子曰。命在養民。言君以百姓爲命民所能損益矣民苟利矣。誠蒙其利遷無所不可死之短長時也。不必計其短長時之利遷與不遷所能損益矣民苟利矣。誠蒙其利遷無所不可死之短長時也。不必計其短長時之利遷也。何憚而不遷也吉莫如之。莫利曰則其吉無以加矣命。死生有命而郤文公能以利民爲心不惑于聲史之言故曰知命也

己酉周匡王十五年齊懿公元年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公孫敖穆伯也生二子長曰難八年穆伯奔莒而從巳氏別生二子子叔次曰難八子文伯穀幸齊人立其次子難以爲之後是爲惠叔去年穆伯求歸未至而卒于齊至是齊人歸其喪惠叔請而嬪之○今按元年叔服謂難也襄仲欲勿哭。七年穆伯奪襄仲之妻故恕之惠伯曰。即叔仲惠伯收子此其驗也喪親之終也。兄弟之死乃喪親之終天之別也雖不能始。言兄弟始終也史佚有言曰。武王時史官名佚○佚音逸雖不和善終可也。猶當善其終也弔災。有善則賀之有災則弔之祭敬喪哀。同祭祀以致其敬喪哀同居喪以致其哀雖不同。兄弟初時雖不能各盡其美相救其乏賀善

雖有兩相怨恨而其情不相同者毋絕其愛。至此數事則自有惻然不親之道能絕其愛者○毋音無親之也。此乃兄弟子無失道。勉襄他自盡相親之道子無失道。其相說之道何怨於人。不必以舊事爲怨也襄仲既說。聞惠伯之言而理帥兄弟以哭之於是自帥兄弟之他年其二子來。此二子是穆伯在莒所生者他年來歸魯國孟獻子愛之。孟獻子名蔑乃穀之子也○今按惠叔卒後魯人復立仲孫蔑爲孟氏後叔服所謂穀也貪子必有後於魯國此其驗也聞於國子愛此二子也或譖之曰。將殺子。或人譖于獻子曰二人將殺汝也獻子以告季文子。獻子信之以故告季文子文子曰。夫子以愛我聞。言魯人皆聞獻子之愛我我以將殺子聞又聞二子將殺獻子孟氏之宗子也二子雖於獻子爲叔父然以庶子而欲殺宗子非禮也○聞音問不亦遠於禮乎。獻子言去聲下同遠禮不如死。二子言我與其遠于禮一人門于句瞿。句瞿魯邑名時有寇攻門而一禦之也○句音鉤瞿併取反一人門于戾丘。戾丘亦邑名門說同上皆死。二子被譖不能自安故皆禦寇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于門非常也此二十五年非禮也。前僖非常鼓之月也此得常鼓之月而于社用牲爲非禮日有食之此例言建己之日如此他月則不然天子不舉。天子不舉盛饌伐鼓于社。擊鼓于社以責羣陰諸侯用幣于社。社尊于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言用幣則見用牲爲非禮矣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朝音潮下同以昭事神。總結上文言天子不舉諸侯用幣皆所以明畏敬神明之意也訓民事君。言尊卑異制皆所以教民知事君之道示有等威。以示威儀之等差也古之道也。凡此皆古人之道也○齊侯伐曹。齊侯懿公商人也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曹伯朝魯故伐之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必不得善終已則無禮。齊商人以篡弒得國而討於有禮者。諸侯相朝禮也而齊侯乃伐之曰。汝何故行禮。謂責曹朝魯禮也○女音汝禮以順天。以小事大畏天者也故曰順天天之道也。謙以制禮而虧盈謙者天之道也已則反天。弒君簒位反天理也而又以討人。而敢討伐他人之難以免矣。言其必不免矣詩曰。詩小雅雨無正篇胡不相畏。此詩責羣臣上下何不相畏乎不畏於天。汝上下不相畏乃是不畏天也君子之不虐幼賤。凡皆天之所生君子不敢

以長而虐幼貴而虐賤也畏于天也言所以上下相畏也詩曰詩周頌我將篇畏天之威言人君能以天威于時保之故能戒懼以保其國也不畏于天今齊侯不知畏天矣將何能保其何以保其國乎以亂取國謂弒其君之奉禮以守假吏能奉禮以守其國○守去聲猶懼不終猶恐以反天而不得善終也多行無禮況又多行無禮之事弗能在矣必不能久

在人上矣爲十八年齊弒商人張本

張侯初曰朝魯有禮也以無禮伐人有禮其不永也固宜

庚戌十六年　蔡文公

爲賈謀伐庸文公十六年

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南蠻國名羣蠻皆乘其饑而攻楚庸人爲之倡也麇人率百濮聚于選麇亦國名百濮濮地名之諸夷也選楚地名將伐楚欲借兵以攻楚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高楚之險也欲徙以避

爲賈曰不可爲賈孫叔敖之父言不可徙之也我能往我能往彼則寇亦能往亦能往彼也不如伐庸庸爲羣蠻之倡當先伐之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言麇國大饑不能興兵也故伐我也所以敢來我楚若我出師若楚興兵伐庸必懼而歸則麇人濮夷必懼我而先歸矣此言夷庸當伐他皆不必伐也乃出師楚從爲賈之言百濮乃罷皆罷兵而歸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也

○戢則立反庸人逐之逐黎也師叔令戢黎且與庸人接戰佯爲敗走以驕之彼驕我怒彼謂庸也我謂楚也而後可克然後庸可勝也先君蚡冒所以服隮隘也蚡冒楚武王兄隮隘地名言蚡冒服隮隘用此策○蚡扶粉反又與之遇戢黎又與庸人交戰七遇皆北七次交兵楚人皆走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庸人不知楚兵詐走故云不足與戰遂不設備不復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鄭謂之遽晉謂之傳臨品地名時楚莊王次于句澨至是乃會戢黎之師秦人巴人從楚師二國相助伐庸羣蠻從楚子盟羣蠻皆畏楚強遂服楚也遂滅庸庸勢孤故滅之

辛亥十七年 宋文公元年

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也 平宋也 不能討其篡弒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 於晉侯合諸侯于扈 晉侯靈公也 扈音戶 是晉侯不見鄭伯 鄭穆公也 以爲二於楚也 以鄭伯有二心於楚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子家鄭公子歸生也 執訊通訊問之官也 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 言鄭穆公即位三年魯文公二年也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 召蔡莊公與同事晉 九月 其年九月 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蔡莊公過鄭而往朝晉君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也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鄭穆公因是不得與蔡侯同行也 十一月 其年十一月 克滅侯宣多 少減侯宣多之難 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雖盡除而遂同蔡莊公以朝于晉襄公也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 朝音潮下並同 十二年 六月 魯文公十二年 一歸生佐寡君之適夷 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子家以夷靈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 歸生鄭卿名之太子名曰夷皆以 詔陳侯于楚 陳侯共公朔也 鄭太子夷先爲請命于楚 而朝諸君 楚既許往乃朝于晉靈公 十四年 七月 魯文公十三年 寡君又朝 鄭穆公又 好 臧之展反 十五年 五月 魯文公十四年 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陳靈公新即位自鄭 敝邑之故也 二國之服晉鄭之功也雖 敝邑之事君 至矣何 以不免 言鄭之事君至矣何故不免于罪戾也 在位之中 自鄭穆公一朝于襄公即位以來 年十一月隨蔡侯 以朝于襄公也 而再見于君 謂十四年七月以臧陳事往年八月又往朝也 見音現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 絳晉都邑也 謂朝晉 夷謂鄭太子也 二三臣不絕也 雖我小國 鄭雖小國 則蔑以過之矣 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 以上言鄭國事晉之勤

今大國曰今晉國乃曰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足以快吾之欲 敝邑有亡。如則鄭國但有滅亡而已 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事晉之禮也 古人有言曰古人有常言如下文所云 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其首又畏其尾 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 以喻鄭之小國而北畏晉南畏楚則無以自立也○幾去聲 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 以喻鄭急不擇所從之國也○音去聲 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而事大國 德則其人也。大國必德加我則我以人道相事也 不德則其鹿也。不以德而以兵則我不免以鹿自比也 鋌而走險。鋌疾走貌 急何能擇。事勢急矣豈能擇庇蔭之處哉 以喻鄭急則不免干從楚趨干險也○鋌音挺 命之罔極。言晉之命令過苛無有窮極 亦知亡矣。鄭亦知不免干滅亡矣 將悉敝賦。古者賦田起兵故 以待於儻。儻音兵以距晉也○儻直留反 唯執事命之以待晉執事之命令也 文公二年。鄭文公二十三年也 朝於齊。朝齊桓公 四年。魯莊公二十二年也 爲齊侵蔡。時齊桓公爲伯主故鄭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五年也 爲伯主故鄭介屈完之侵蔡○爲去聲 大國之間。晉楚之間 而從於強令。而從干大國之強令 豈其罪也。言出干不得已非可執以爲罪 大國若弗圖。今晉若不圖鄭國 無所逃命。或戰或和惟晉所命鄭不敢逃也 晉鞏朔行成於鄭。晉大夫鞏朔行成干鄭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謂尚晉侯女壻以二人爲質 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子家辭直而晉遽畏之 以其壻爲質若事大國焉。子家辭令之力居多 眞西山云鄭小國也子家以其壻爲質于鄭以見

季文子逐莒僕 文公十七年

莒紀公生太子僕。莒紀公生子名僕立爲太子 又生季佗。又生次子名季佗 愛季佗而黜僕。既又愛其次子黜其長子 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皆怨紀公故僕因眾心以殺之 以其寶玉來奔。盡以莒國寶納諸宣公。以寶玉納宣公之人故其氣類相入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出莒僕于魯境外○竟音境

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邑封莒僕 曰今日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蓋宣公本是篡國

左傳句解卷二十六

曰今日必達言今日即出公問其故宣公問何故逐之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知典故也使之答宣公○大音太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禮行父奉以周旋文子奉其教以周旋弗敢失隊不敢棄失而墮隊之○隊音墜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其君者謂盡忠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則事而敬之如孝子之事父母然○養去聲見無禮於其君者無禮其君者謂簒弒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則誅而絕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典禮之書如下文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所云則以觀人順此則者為吉德逆此則者為凶德度功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之有成者○度待洛反功以德以處事既無失德乃能斷制事宜事以食民事功既成所以養民食音嗣○食音嗣作誓命周公又作誓命以戒後人曰毀則為賊毀則見上文註謂毀壞此則者謂之藏掩賊為藏掩匿賊人謂之藏竊賄為盜竊人貨財盜器為姦盜人器用主藏賴姦為主藏賴姦之名主為藏匿賴姦之罪人之名賴姦之人用恃賴邪人姦盜之用為大凶德言主藏賴姦為大凶德在九刑不忘言此誓命藏在九刑之書終不遺忘以諷宣公容納莒僕為主藏受其寶玉則為賴好也行父還觀莒僕言季文子周旋觀省莒僕為人之一身○還音旋莫可則也其所行之事無一可為法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孝其父敬其君而忠信以處已此能順其則者故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賊藏姦見上文此皆逆其則者故為凶德也夫莒僕今夫莒僕之為人也則其孝敬將取法其孝于父而敬于君則減其君父矣則其忠信將取法其忠信以自處乎則竊寶玉矣但見其竊寶玉而不忠不信矣其人則盜賊也以言莒僕之為人則竊賄之盜而毀則之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以言莒僕之寶器則盜器為姦之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物則又掩賊主藏之名者也以訓則昏以訓則昏此莒僕昏德之人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為民之則焉不度於善盜其所行無一自居于孝敬忠信之善德者○度待洛反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姦兆兼而有之皆凶德也是以去之是以逐去莒僕而不容少緩也○去上聲昔高陽

之號其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其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八人者即舜益禹皐之倫庭整皐陶字也○隤音頹敳音衍降戶江反檮音桃戭音訛仲容叔達隤音頹敳魚開反檮音桃戭音訛降戶江反○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堅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智也允信也篤厚也誠實也言此八人有此八德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悌也天下號此八人謂之八愷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嚳之號其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八人者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貍力之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己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慈愛之也惠愛之及于物也和中節也言此八人有八德○共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八人謂之八元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也以至於堯堯之時堯不能舉及後世能承前世之美不隕其名不墜前世之名譽也以至於堯堯之時堯不能舉及舉而用之舜臣堯舜大舜禹也堯之臣舉八愷舉高陽氏才子八人使主后土使禹爲主地之官以平水土以揆百事揆度也使宅百揆以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當理也禹揆百事無不當理而有次序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亦得其序也此諸舉八愷而獨言禹事蓋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舉八元舉高辛氏十子八人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爲司徒敬敷布五教之敬如下文所云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教兄弟以其敬親以親兄友以友弟以其恭○共音恭子孝孝子以其敬親以親兄友以友弟以其恭○共音恭謂五教也內平外成五品遜則門門之內平而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舉八元而獨言契事亦舉其大者以見其餘也帝鴻黃帝也才賢才元愷爲才子故四凶皆號爲不才子掩義隱賊有義之人則掩之而不用賊害之人則隱庇之好行凶德盜賊藏姦爲凶德而皆好行之○好去聲醜類惡物類有凶醜之惡物頑嚚不友頑嚚無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曰嚚而不道忠信之言凡此惡人不明親友者○嚚音銀是與比周此不才子專與此等人相附近相親密也○比毗志反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此即驩兜也○渾胡本反敦徒本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氏金天氏之號○少去聲皞音昊毀信廢忠毀信不足行而毀壞之謂信忠爲無益而廢棄之崇飾惡言以惡言爲善反尊崇而修飾之靖譖庸回靖譖庸回皆邪服讒蒐隱常行讒疾而蒐索他人隱微之惡以

誣盛德。有盛德之人則爲譏謗以誣罔之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言其行窮而好奇此即共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即高陽氏也避八愷故言顓頊氏○顓音專頊音勗不可教訓是自棄也不知話言是自暴也話善也告之則頑所以不可教訓舍之則嚚所以不知話言頑嚚註見上文○舍音赦傲很明德。傲慢很戾以害有明德之人○很下懇反以亂天常天理之常皆拂亂之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此即鯀也○杌音兀此三族也總共驩鯀爲三族也世濟其凶繼世以凶德而相濟增其惡名愈增前世之惡名也以至于堯。以至帝堯之時堯不能去未及遂而去之○去上聲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縉音晉貪于飲食慾口之欲冒于貨賄盡人之利侵欲崇侈。貪食甚則慾心過貪財甚則侈心高不可盈厭無盈滿無厭足○厭平聲聚斂積實聚斂貨財充積富實○斂去聲不知紀極。無所統紀無所窮極不分孤寡鰥寡孤獨不肯賙之不恤窮匱窮困匱乏不知恤之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以此比爲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此即三苗也○饕音叨餮音鐵舜臣堯大舜爲堯之臣

賓于四門堯使舜開四門以賓禮賢者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按此四凶罪狀而流放之投諸四裔投棄之于四遠之地以禦螭魅。使當螭魅罔兩之爲害者○螭抽知反魅音媚按尚書註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也放驩兜於崇山南裔也殺三苗於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同心戴舜。朝覲訟獄謳歌皆歸于舜以爲天子。此舜所以能匹夫而有天下也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以其舉措得宜合于天下好善惡惡之公心也舜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相去聲去上聲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虞書舜典篇名○數上聲慎徽五典慎謹也徽美也五典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徽音揮五典克從民皆順從五典之教無違教也釋克從之義以明舜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宅百揆以揆度百事○揆巨癸反百揆時序。百事當理而有次序無廢事也釋時序之義以明舜舉八愷之效曰賓于四門穆穆。穆穆肅清之意無凶人也。釋穆穆之義以明舜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而爲天子。天下同心戴舜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舉一善人如元愷

之徒去一凶矣已能去一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文如四凶之類矣

去一凶矣已能去一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文如四凶之類矣於子有其一也庶幾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可免干罪戾也

陳明卿云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顧乃速一莒僕不少假借大托莒僕以切制宣公彼宣公果何人也固宜愧赧無措躬之地矣三家擅權蓋始于此傳曰東門襄仲殺嫡立庶魯君干是乎失禮嗚呼其所由來漸矣